

1586
18



特21
門入
1586
卷19



文七十二回內安郎中送來一盆紅梅一盆白梅
盆茉莉一盆幸夷看着亦謂間開一禮而已六十
紅梅花對白梅花亦不過間開一令而已不知
作者一路隱隱顯顯艸蛇灰線寫來蓋為春梅洗發
言蓮杏月桂俱已飄零而蕤斷簪折琴書俱冷一段
春光端的總在梅花也此回乃特筆為春梅一寫夫
金蓮與月娘淘氣而春梅撒嬌雖禍起春梅而不為
金蓮寫特為春梅寫亦花各有時金蓮乃一謝時之
菱荷故不如當春之梅萼是故寫春梅而不寫金蓮

也但寫春梅亦有兩樣筆墨爲其將有出頭之日爲春梅計則守備府中固春梅揚眉吐氣之處是此處寫其撒嬌蓋爲春梅抬身分也若云爲西門慶計則金屋梅花深注金瓶一旦瓶墜金井而梅花亦狼籍東風眼見爲敬濟所揉擗是此處一寫又爲梅花傷心且爲西門傷心也故玉簫調裡吹徹江城瓶已沉矣而水豈復能溫乎是用接寫溫秀才之去也

溫秀才未來之先寫水秀才是溫必水之溫也金瓶水煖可養梅花今瓶破而水亦冷矣梅花官應摧折爲敬濟所得也但溫秀才卽該寫之于瓶兒之初來不知作者固言瓶水初溫而寒襲變蛟龍失水則玉膽梅花其芬芳能幾何哉深悲韶華之迅速風流之不久也

葵花乃愛日之花而必古又屁股之詛水性就下宜乎與夏龍溪私漏消息而瓶破委泥是又有倪秀才爲葵軒作朋以同就于污下也至于愈趨愈下以至半路成河水流花謝紅葉飄零故葉五兒之女心嫁夏宅而何夫人來賁四嫂必帶水大戰蓋貝葉隨波又露一段空色消息是故必于此日先寫一撒漫將落之梅而接寫溫秀才之去已是落花流水一段殘

春音信作傷心之話也故又用圓童哭聲

喬大戶納官亦非泛泛夫言喬者木也喬木如拱已

在白日楊青神之想蓋有聞道白楊堪作柱怎教紅粉

不成區一旬在內官者棺也喬木成棺不死安往

忽放何九王婆入來蓋至何家托夢已結瓶兒以下

皆極力收拾金蓮之筆故此處將二人一點使看者

知武二處磨刀以待也却嫌生入不上又于前文伏

一何千戶拿一起盜案請問蓋即伏此脈也文字錯

線之妙無一懈可擊安得不令人叫絕

借何十事即捕一求得原奸丈母事早為下文伏

售色以後至出門等情總提一線也所云求得原者

蓋言敬濟直送金蓮出門以歸根于永福寺也妙絕

神理誰其知此金針之細如日送得遠也然則敬濟

其結果金蓮之人乎

舞裙歌板一詩梳櫛桂姐文中已見今于此回中又

一見蓋桂兒乃秋花為蓮花零落之期桂花開處金

蓮已有過時之嘆况此時桂已飄零後文純是一片

雪月世界哉花不搖而自落矣是此一詩兩見終始

桂兒又寔終始金蓮特上一字不易以作章法以對

下文二入佳人之絕作兩篇一樣閉鎖也

舞裙歌板一詩是財二八佳人一詩是色故用二見
遙七相對

因宋得原之名益知金蓮敬濟之名貫通之妙蓋關
處則曰金蓮敗落止餘舊莖此陳莖艾乃金蓮之下
場頭也是二人乃二而一者矣

爐鼎乃身之外腎今送與宋喬年益言此物斷送衰
年也安得不死看他有一句閒言乎

第七十六回

春梅姐嬌撒西門慶

画童兒哭躲温葵斬

詩曰

相勸頻携金粟杯

莫將閒事繫柔懷

年七只是人依舊

處七何曾花不開

歌詠且添詩酒興

醉酣還命管絃來

尊前百事皆如昨

簡點惟無温秀才

温氣全無功名富貴一朝外冷故知寫一温秀才爲
結住熱結的一個熱字又反轉冷遇一個冷字也

話說西門慶見月娘半日不出去又親自進來催促見月
娘穿衣裳方纔請在醫官進明間內坐下少頃月娘從房

內出來望上道了萬福慌的在醫官躡在傍邊屈身還禮

月娘就在對面椅上坐下窺兒乃用帳縫中伸手而月娘則對面坐下然則寫月娘之不堪

堪真是琴童安放桌兒錦綉月娘向袖口邊伸玉腕露青

蔥臂在醫官診脈良久診完月娘又道個萬福抽身回房

去了寫月娘真是鄉林老嫗醜絕不堪反房中小廝拿出

茶來吃畢茶在醫官說道老夫人原來稟的氣血弱尺脈

來的浮澀雖是胎氣有些榮衛失調易生嗔怒又動了肝

火如今頭目不清中膈有些阻滯煩悶四肢之內血少而

氣多心多而計亦多也月娘使出琴童來說娘如今只是有些頭

疼心脹肚膊發麻肚腹往下墜着疼腰酸吃飲食無味

寫月娘真是几多曲折任醫官道我已知道說得明白

了西門慶道不瞞后溪說房下如今見懷臨月身孕着意在此

所以月娘必因着氣惱不能運轉滯在胸膈間望乞先生

留神加減一二足見厚情任醫官道豈勞分付學生無不

用心比去就奉過安胎理氣和中養榮蠲痛之劑來老夫

人服過要戒氣惱就厚味也少吃西門慶道望乞老先生

把他這胎氣好生安一安着意在此可知上文寫月娘諸般委曲俱是因此方挾制得動

然則月娘安胎真是安着任醫官道已定安胎理氣養其

榮衛不勞分付學生自有斟酌西門慶復說學生第三房

下有些肚疼望乞有暖宮丸藥并見賜些任醫官道學生

謹領就封過來說畢起身走到前廳院內見許多叫坊樂工伺候因問老翁今日府上有甚事西門慶道巡按宋公連兩司官請巡撫侯石泉老先生在舍擺酒這任醫官聽了越發駭然尊敬在前門揖讓上馬打了茶又打茶比尋常不同加倍敬重為此將上文諸人請酒一總觀山頓住上文下接出溫秀才主方是熱盡冷來文字逼清如水也西門慶送他回來隨即封了一兩銀子兩方手帕使琴童騎馬討藥去李嬌兒孟玉樓衆人都在月娘裏裏裝定菓盒揀抹銀器又反觀金蓮一邊因說大娘你頭裡還愛不出去怎麼他看了就知道你心中的病月娘道甚麼好成樣的老婆由他死便死了罷可是他說的你是我婆也

無故只是大小之分罷了我還大他八個月哩如此爭

子疼我你只好看我一眼兒罷了得意語方知前不

討了他口裏話他怎麼和我大嚷大鬧若不是你每搗撥

我出去我後十年也不出去總是一味權術妙隨他死叫他死去

常言道一雞死一雞鳴新來雞兒打鳴忒好听思前想後既捉雞兒

復教金蓮雖是憤語又是自己得意安胎有效此詩用我

得着與雪夜燒香一樣得意事故高坐呢呢而談也

死了憑他立起來也不亂也不嚷總放了蘿蔔地皮寬哩

亦是得意語至樓道大娘耶嚶耶嚶那里有此話俺每就替他

賭個大誓這六姐不心有些不知好歹行事要便一個大有口沒心的行貨

勉強恰似咬羣出尖口

于大娘你惱他可知錯惱了哩月娘道他是此你沒心又

沒心乎比他一團兒心机他怎的會悄七聽人行動掌

話兒譏諷人自翡翠軒至不忿吹玉樓道娘你是個當家

人惡水缸兒不恁大量些却怎樣見的常言一个君子待

了十個小人全是說客語然你手放高些他敢過去了你

若與他一般見識起來他敢過不去月娘道只有了漢子

與他做主兒着那大老婆且打靠後玉樓道哄那個哩語

輪心直如金像大娘心裡恁不好他爹敢往那屋裡去麼

月娘道他怎的不去可是他說的他屋裡拿猪毛繩子套

他不夫一個漢子的心如同沒籠頭的馬一般他要欢喜

那一个只欢喜那小誰敢攔他攔他又說是浪了寫月娘

一蘇身分醜玉樓道罷麼大娘你已是說過通把氣兒納

納兒等我叫他來與娘磕頭賠个不是趁着他大姑子在

這里你們兩個笑開了罷越勢即入你不然叫他爹兩下

里不作難就行走也不方便但要往他屋裡去又怕你惱

若不去他又不敢出來今日前边恁擺酒俺們都在這里

定菓盃恁的了不得他倒落得在屋裡躲得兒俺每也饒

不遇他大姑子我說的是不是可見可見是作大姑子道

姑娘也罷他三娘也說的是不爭你兩個話差只顧不見

面叫他姑夫也難兩下里都不好行走的月娘通一声也

不言語。孟玉樓抽身就往前走。可見月娘道：孟三姐不要。
叫他去隨他來不來罷。玉樓道：他不敢不來，若不來，我可
拿猪毛繩子套了他來。可見可兒。一直走到金蓮房中見
他頭也不梳，把臉黃着坐在炕上。精進日全建一正對前得意殺也。
樓說：五姐你怎的裝愁兒。生氣乃云裝愁真正可見此札
頭梳起來。今日前邊懼酒後邊恁怙亂，你也進去走走。兒
怎的只顧使性兒起來，剛纔如此這般，俺每劝了他這一
回，你去到後邊把惡氣兒揣在懷裡，將出好氣兒來看。恁
的妙絕三字是人與他下个社賠个不是兒罷。你既在
矮簷下，怎敢不低頭。自己心事的看常言：甜言美語三
生處世妙訣天下本無事者。

冬。暖。語。傷。人。六月寒，你兩個已是見過話，只顧使性兒
到几時人受一口氣。佛受一炷香，你去與他賠个不是兒。
天大事都了了，不然你不叫他爹兩下里也。此一句抵
待要往你這邊來，他又惱。此一句又金蓮道：即喫即喫我
拿甚麼比他，可是他說的，他是真材實料，正經夫妻，你我
都是趁來的露水，能有多大湯水兒。比他的脚指頭兒也
比不的兒。玉樓道：你又說我昨日不說的一棒打三四个
人，就是後婚老婆，也不是趁將來的。當初也有个三媒六
証，難道只恁就跟了往你家來砍一枝，損百株。就是六姐
惱了，你還有沒惱了你的，有勢休要儘盡有話休要說盡。

凡事看上顧下留些兒防後總好不管蠅蟲蟋蟀一例都說着對着他三位師父郁大姐人人有面樹上有皮他每臉上就沒些血兒為後文別嫁地也他今日也竟不好意思的人是能處天下事只是你不去却怎樣兒的少不的逐日唇者其能處在此不離腮還在一處兒你快些把頭梳了咱兩個一答兒到後邊去那潘金蓮見他恁般說尋思了半日忍氣吞聲臺前拿過抵鏡只抵了頭戴了髮髻穿上衣裳同玉樓徑到後邊上房來玉樓掀開簾兒先進去說道大娘不稱姓我怎的走了去就牽了他來他不敢不來便道我兒還不過來與你娘盪盪頭妙真是天在傍邊便道親家孩兒年幼

好及冲撞親家高抬貴手將就他罷儘過這一遭兒

到明日再無礼犯到親家手裡隨親家打我老身也不睬

說了真是天下無難事那潘金蓮與月娘盪了四個頭不還

起來趕着玉樓打道汗邪了你這麻淫婦你又做我娘來

了連眾人都笑了那月娘忍不住也笑了一片傲作玉樓

道賊奴才你見你主子與了你好臉兒就抖毛兒打起老

娘來了總是以游戲處之真是處天下事無一難者也大妗子道你姐妹們笑開

恁歡喜歡喜却不好就是俺這姑娘一時間一言半語聽

瞎你們大家廝拍廝敬儘讓一句兒就罷了常言牡丹花

兒雖好還要綠葉扶持月娘道他不言語那不好說他金

道道娘是個天俺每是個地兩句娘容了俺每一句又俺

每骨禿奴着心裡一句又玉樓打了他肩背一下說道我

的見你這回總像老娘養的且休要說嘴俺每做了這一

日活也該你來助助忙見這金蓮便向炕上與玉樓裝定

菓盒不在話下一番大風波一時便解行琴童討將藥來

西門慶看了藥帖就叫送進來與月娘玉樓月娘便問玉

樓你也討藥來玉樓道還是先日那根兒下首裏只是有

些怪疼我叫他爹對任醫官說稍帶兩服丸子藥來我吃

月娘道你還是前日空心坑呀冷氣了那裡管下寒的是

按下後邊方知自不情合酸路窮至此方一歇手天下

酸之後惟有洗眼看他冷時也故却說前廳宋御史先

到了西門慶陪他在捲棚內坐宋御史深謝其煩鼎之事

學生還當奉價西門慶道奉送公祖猶恐見却豈敢云價

宋御史道這等何以克當一面又作揖致謝罷因說起

地方民情風俗一節西門慶大畧可否而答之宋御史次

問及有司官員寫盡末世西門慶道卑職只知本府胡正

堂民望素著李知縣吏事克勤其餘不知其詳不敢妄說

宋御史問道守備周秀曾與執事相交為人却也好不好

西門慶道周總兵雖歷練老成臭味還不如濟州荆都監

青年武舉出身才勇恭備公祖倒看他看宋御史道莫不

是都監荆忠執事何以相熟西門慶道他與我有一面之
交昨日遞了個手本與我望乞公祖青盼一二宋御史道
我也久聞他是個好將官又問其次者西門慶道卑職還
有妻兄吳鎧見在本衙右所正千戶之職昨日委官修義
倉例該陞指揮亦望公祖提拔實卑職之沾恩惠也宋御
史道既是令親到明日類本之時不但加陞本等職級我
還保舉他現任管事西門慶連忙作揖謝了因把荆都監
并吳大舅屢歷手本遞上宋御史看了即令書吏收執分
付到明日類本之時呈行我看那吏典收下去了西門慶
令左右悄悄遞了三兩銀子與他不在話下

舉盡正說話

聞前所鼓樂响左右來報兩司老爺都到了慌的西門慶

即出迎接到所上敘禮道宋御史慢慢總走出花園角門

慢七二字觀上文

接太尉之恭處眾官見畢禮數觀看正中擺設大桌一

張五老定勝方糖高頂簇盤甚是齊整周圍桌席俱豐勝
心中大悅都望西門慶謝道生受容當奉補宋御史道分
資誠爲不足四泉看我分上罷了諸公也不消奉補西門
慶道豈有此理一面各分次序坐下左右奉上茶來眾官
又一面差官邀去看七等到午後只見一匹報馬來到說
侯爺來了這裡兩邊鼓樂一齊响起眾官都出大門迎接
宋御史只在二門裡相候不一時藍旗馬道過盡侯巡撫

穿大紅孔雀戴貂鼠暖耳渾金帶坐四人大轎直至門首
下轎眾官迎接進去宋御史亦換了大紅金雲白貂帽領
犀角帶相讓而入到於大廡上敘畢禮教各官廷參畢然
後是西門慶拜見侯巡撫因前次擺酒請六黃太尉認得
西門慶卽令官吏拿雙紅友生侯濛單拜帖遞與西門慶
西門慶雙手接了分付家人捧上去一面參拜畢寬衣上
坐眾官兩傍僉坐宋御史居主位奉畢茶堦下動起樂來
宋御史遞酒簪花捧上尺頭隨卽抬下桌席來裝在盒內
差官吏送到公廡去了然後上坐款湯飯割獻花猪俱不
必細說先是叫勤司隊舞慢弄百戲十分齊整然後纔是

海子弟上來磕頭呈上關目揭帖侯公分付搬演
公還帶記又是還帶記與請太尉一樣唱了一摺下來又
對照作連環鈕扣章法也
劉錦蓮羊端的花簇錦攢吹彈歌舞宵韶盈耳金貂滿座
有詩爲証

華堂非露亦非烟
歌遏行雲酒滿筵
不但紅娥垂玉珮
果然綠髻挿金蟬

侯巡撫只坐到日西時茶酒過數巡歌唱兩摺下來令左
右拿五兩銀子分賞厨役茶酒樂工脚子人等就寢衣起
身眾官俱送出大門看着上轎而去回來宋御史與眾官
謝了西門慶亦告辭而歸西門慶送了回來打發樂工散

了因見天色尚早分付把卓席休動一面使小廝請吳大
舅并溫秀才應伯爵傳夥計廿夥計賁第傳陳敬濟來坐
聽唱又拿下兩卓酒餚打發子弟吃了等的人來叫他唱
四節記冬景韓熙載夜宴陶學士拾出梅花來放在兩邊
卓上賞梅飲酒賞已去之梅也春梅之消息離家在邇矣先是三夥計來傍邊
坐下不一時溫秀才也過來了吳大舅吳二舅應伯爵都
來了應伯爵與西門慶唱喏前日空過衆位嫂孀子又多
重禮西門慶笑罵道賊天殺的狗材你打窓戶眼兒肉偷
睜的你娘們好前本爲告誦月娘春梅之事作竟轉局而
此處又是遮蓋筆墨處不知又爲告張二
官說金伯爵道你休聽人胡說豈有此理我想來也沒人

明日把你這小兒肉也咬了說畢吃了茶吳大舅
要到後邊西門慶陪下來向吳大舅如此這般說對宋大
巡已替大舅說他看了揭帖交付書辦收了我又與了書
辦三兩銀子連荆大人的都放在一處他親口許下到明
日類本之時自有意思吳大舅所見滿心欢喜連忙與西
門慶唱喏多累姐夫費心西門慶道我就說是我妻兄他
說既是令親我已定見過分上于是同到房中見了月娘
正是月娘與他哥道萬福大舅同大娘子說道你往家
去罷了家裡没人如何只顧不去了大娘子道三姑娘留

下叫我過了初三日去哩。吳大舅道：既是姑娘留你到初四日去便了。說畢來到前邊，同衆坐下飲酒。不一時，下邊戲子鑼鼓响動，搬演韓熙載夜宴郵亭。佳遇正在熱鬧處，忽見玳安來說：喬親家爹那里，使了喬通在下邊請爹說話。西門慶隨即下席，見喬通。喬通道：爹晚昨日空過親家爹，使我送那撥納例銀子來一封三十兩，另外又拿着五兩與吏房使用。西門慶道：我明日早封過與胡大尹，他就與了劄付來，又與吏房銀子做甚麼，你這帶回去。一面分付玳安拿酒飯點心管待喬通打發去了。話休饒舌，當日唱了郵亭兩摺，有一更時分，西門慶前邊人散了，看帳。

家火就進。西門慶房來大姑子正坐的，見西門慶進來，連

忙往那邊屋裏去了。馮月娘連日第七用大姑子相伴，真是寫月娘險處。西門慶因

向月娘說：我今日替你哥如此這般對宋巡按說，他許下

除加陞一級，還叫他見在營事，就是指揮軍事。我剛纔已

對你哥說了，他好不喜歡。只在年終就題本月娘便道沒

的說他一個窮衛家官兒，那裡有二三百兩銀子。神奸如西門全是

友術步便西門慶道：誰問他要一百文錢兒，我就對宋御

史說是我妻兒。全是奉承，總是安胎得濟處。他親口既許下，無有个不

做分上的。月娘道：隨你與他幹，我不管你。西門慶便問玉

簫替你娘煎了藥，拿來我點着打發你娘吃了罷。安胎得濟處，細

思亦是燒香為得濟。月娘道你去林官他等我臨睡自家
之本月娘險矣哉。吃那西門慶總待往外走被月娘又呼回來問道你往那
去若是往前頭去趁早兒不要去他頭裏與我陪過不是
了只少你與他陪不是去哩。總是西門慶道我不往他
屋裡去月娘道你不往他屋裡去往誰屋裡去那前頭娘
父子眼前也省可去。然則一向明知安身惹的他昨日對
着大娘子好不拿話兒砸我。說我經容着你要他留你喜
歡哩你又恁沒廉耻的。西門慶道你這那小淫婦兒怎的
解圍。月娘道你只依我說今日偏不要你往前邊去也不
要你在這屋裏你往下邊李嬌兒房裏睡去隨你明日

法不去我就不帶了。西門慶見恁說無法可處。真月娘

只得往李嬌兒房裡歇了一夜到次日臘月初一

日早往衙門中同何千戶發牌陞所回卯發放公文。一早

辰繼來家又打點禮物豬酒并三十兩銀子差玳安往東

平府送胡府尹去胡府尹收下禮物即時封過割付來西

門慶在家請了陰陽徐先生所上擺設猪羊酒菓燒紙還

願心畢。細打發徐先生去了因見玳安到了看了回帖割

付上面用着許多印信填寫喬洪本府義官名目。喬本為

就請喬大戶來吃酒與他割付。又分付與吳大舅溫秀

就請喬大戶來吃酒與他割付。又分付與吳大舅溫秀

才應伯爵謝希太并眾夥計每人都是一盒不在話下

一面又發帖兒初三日請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劉薛二內

相何千戶范千戶吳大舅喬大戶王三官兒共十位客叫

一起雜耍樂工四個唱的那日孟玉樓攬了帳遞與西門

慶就交代與金蓮管理他不管了春光去矣因來問月娘

大娘你昨日吃了藥兒可好些月娘道怪不的人說怪浪

肉平白叫人家漢子捏了捏手今日好了與金蓮一樣

也不疼心口也不發脹了玉樓笑道大娘你原來只少他

一捏兒連大好了也笑了西門慶拿了攢的帳來又問月

娘月娘道該那小管添交與那個就是了來問我怎的誰

肯讓的誰未釋然這西門慶方打帳兌三十兩銀子三十

兩錢交與金蓮管理不在話下良久喬大戶到了西門慶

陪他所上坐的如此這般拿胡府尹劄付與他看七見上

寫義官喬洪名字援例上納白米三十石以濟邊餉滿心

欢喜連忙向西門慶打恭致謝多累親家費心空當叩謝

因叫喬通好生送回家去又說明日若親家見招在下有

此冠戴就敢來陪可知其不敢來西門慶道初三日親家

好及早些下降一面吃茶畢分付琴童西廂書房裏放桌

見親家請那裡坐還暖些同到書房繼坐下只見應伯爵

到了斂了几分人情交付西門慶說此是列位奉賀哥的

分資西門慶接了看頭一位就是吳道官其次應伯爵謝
希大祝實念孫寡嘴常時節白賚光李智黃四杜三哥新
三位共十分人情明將十兄弟一總熱結文字一總盡頓生
已完溫氣全無冷事纏動頭但西門冷西門慶道我這逆
時安得一親哥嫂相遇于縣門前也哉西門慶道我這逆
還有吳二舅沈姨夫門外在醫官花大哥并三个夥計温
葵軒也有二十多人就在初四日請罷一面令左右收進
人情去使琴童兒拿馬請你吳大舅來陪你喬親家爹坐
因問温師父在家不在來安兒道温師父不在家望朋友
去了又點不一時與大舅來到連陳敬濟五人共坐樓酒
來斟桌上擺列許多下飯飲酒中問西門慶因何限大舅
說喬親家恭喜的事今日已領下請付來了容日我這禮
備禮寫文軸咱每從府中迎賀迎賀喬大戶道禮甚大
職役敢起動列位親家費心忽有本縣衙差人送曆日來
了共二百五十本西門慶拿回帖賞賜打發來人去了應
伯爵道新曆日俺每不會見哩西門慶把五十本拆開與
喬大戶吳大舅伯爵三人分了伯爵看了看開年收了重
和元年該閏正月記清為西門不說當日席間猜枚行令
飲酒至晚喬大戶先辭家去是新得西門慶陪吳大舅伯
爵坐起更時分方散分付作當早伺候備馬邀你何老
爹到我這裡起身同往郊外送侯爺留下四名排軍與來

安春鴻兩個跟大娘轎往夏家去說畢就歸金蓮房中來
直來是連日那婦人未等他進房就先摘了冠兒亂挽烏
放心不下者那婦人未等他進房就先摘了冠兒亂挽烏
雲花容不整先粉懶施渾衣兒搔在床上不知何故看金蓮假處却使人
備恨月娘之假房內灯兒也不點靜悄上的西門慶進來
比金蓮更甚婦人便叫春梅不應只見婦人睡在床上叫着只不做聲技量
大人皆然獨恨月西門慶便坐在床上問道怪小油嘴你
怎的恁个腔兒也不答應被西門慶用手拉起他來說道
你如何悻悻的那婦人便做出許多喬張致來把臉扭着
止不住紛七香腮上滾下淚來及觀月娘有那西門慶就
是鐵石人也把心來軟了連忙一隻手樓着脖子說怪油

嘴好七兒的平白你兩個合甚麼氣那婦人半日方回說
道誰和他合氣來他平白尋起个不是对着人罵我是攔
漢精趁漢精連日止見月娘話滿耳忽然金蓮發声却
了你了他是真材實料正經夫妻誰叫你又到這屋
裡做甚麼你守着他去就是了省的我把攔着你說你來
家只在我這房裡纏早是肉身听着你這几夜只在我這
屋裡睡來不憤在此白眉赤眼見的嚼舌根一件皮襖也說我
不問他擅自就問漢子討了我是使的奴才了頭莫不往
你屋裡與你磕頭去映如爲這小肉兒罵了那賊瞎淫婦
也說不管偏有那些声氣的你是个男子漢若是有些張

一拳住定那裡有這些閒言帳語然則如何怪不的俺每

自輕自賤常言道賤裡買來賤裡賣容易得來容易捨越

將你家來與你家做小老婆不氣長直將茶房你看昨日

生怕氣了他在屋裡守着的是誰請太醫的是誰在跟前

攛掇侍奉的是誰苦惱俺每這陰山背後就死在這屋裡

也沒個人兒來歇問補連日這個就見出那人的心來了

還叫我含着眼淚兒走到後邊與他賠不是說着那桃花

臉上止不住又滾下珍珠兒倒在西門慶懷裡嗚嗚咽咽

哭的擗鼻涕彈眼淚金蓮一味軟圈反西門慶一面樓抱

着勸道罷麼我的兒我連日心中有事你兩家各省一旬

兒就罷了你我說誰的是是周旋月昨日要來看你

說我來與你賠不是不放我來我往李嬌兒房裡睡了一

夜雖然我和人睡一片心只想着你婦人道罷麼我也見

出你那心來了一味在我面上虛情假意倒老還疼你那

正經夫妻他如今見替你懷着孩子俺每一根草兒拿

麼比他金蓮亦被西門慶撈過脖子來親了个嘴道小油

嘴休要胡說只見秋菊拿進茶來西門慶便道賊奴才好

乾淨兒如何叫他拿茶因問春梅怎的不見婦人道你還

問春梅哩他餓的只有一口遊氣見那屋裡倘着不是帶

今日三四日沒吃點湯水兒了一心只要尋死在那里說

他大娘對着人罵了他奴才氣生氣死整哭了三四日了
這西門慶听了說道真个婦人道莫不我哄你不成你瞧
去不是這西門慶慌過這邊屋裡只見春梅容粧不整雲
髻歪斜睡在炕上西門慶叫道怪小油嘴你怎的不起來
叫着他只不作声推睡又是一樣葫芦被西門慶双開揸將起來
那春梅從酪子裡伸腰一个鯉魚打挺險些兒没把西門
慶掃了一交是其傲處如見早是抱的牢有護炕倚住不倒春梅
道達七放開了手你又來理論俺每這奴才做甚麼也玷
辱了你這兩隻手西門慶道小油嘴兒你大娘說了俺兩
句兒罷了只顧使起性兒來了說你這兩日没吃飯春梅

道吃飯不吃飯你管仲他的左右是奴才貨兒死便隨他

死了罷不噴奴才二字直照後文我做奴才也沒幹壞了甚麼事並沒

叫主子罵我一句兒打我一下兒做甚麼爲這台過街搗

遍巷的賊暗婦叫大娘這等罵我噴俺娘不啻我莫不爲

暗淫婦打我五板兒各人有心中事在等到明日韓道國老婆不

來便罷若來你看我指着他一頓好罵原來送了這暗淫

婦來就是个禍根反恨所罵之人妙絕西門慶道就是送了他來也

是好意深寫爲語誰曉的爲他合起氣來春梅道他若肯放和

氣些我好罵他七小量人家西門慶道我來這裡你還不

倒鍾茶兒我吃那奴才手不乾淨我不吃他倒的茶春梅

道死了正屠蓮毛吃猪我如今走也走不動在這裡還叫我倒甚麼茶西門慶道怪小油嘴兒誰叫你不吃些甚麼見因說道咱每往那邊屋裡去我也還沒吃飯哩叫秋菊後邊取菜兒篩酒烤菓餠餅兒炊鮮湯咱每吃下是不難分訴拉着春梅手到婦人房內分付秋菊拿盒子後邊取吃飯的菜兒去不一時拿了一方盒菜蔬來西門慶分付春梅把肉鮮折上几絲雞肉加上酸笋韭菜和成一大碗香噴噴的餛飩湯來放下桌兒擺上一面盛飯來又烤了一盒菓餠餅兒西門慶和金蓮並肩而坐春梅在傍陪着吃吃三个你一盃我一盃吃到一面方睡

內有許到次日兩

門慶起早約會何千戶來到吃了兩盃酒起身同往郊外送侯巡撫去了吳月娘先送礼往夏指揮家去然後打扮坐大轎排軍喝道來安春鴻跟隨來吃酒看他娘子兒不在話下且說玳安王經看家將到晌午時分只見縣前賣茶的王媽媽領着何九來大門首尋問玳安老爹在家不在家玳安道何老人家王媽武二來弄帳矣故附兩入來一開便散故也。按此一段見此一開是散場局面也稀罕今日那陣風兒吹你老人家來這里走走王婆子道沒勾當怎好來整門簾戶今日不因老九為他兄弟的事要央煩你老爹老身還不收來玳安道老爹今日與侯爺送行去了俺大娘也不在家你老人家站

站等我進去對五娘說聲進裏不多時出來說道德五娘
請你老人家進去哩王婆道我敢進去你引我引兒只怕
有狗那玳安引他進裏花園金蓮房門首掀開簾子
王婆進去見婦人家常戴着臥兒映冬日穿着年底也一身錦
段衣裳捺抹的粉粧玉琢爲毛青大袖衫兒一哭正在炕上壓燈着
炕臺兒坐的進去不免下礼不見二慌的婦人搭袖道
老王免了罷免了罷三字又妙王婆本意免了所免了那
婆子見畢礼坐在炕邊頭婦人便問怎的一向不見德玉
婆子道老身心中常想着娘子只是不敢來親近情添了
哥七不曾便一語婦人道有倒好了小產過兩話不

你問你兒子有窮親事爲下文王婆道还不曾與他尋

他跟客人淮上來家這一年多家中積遺了些買个驢兒
胡乱磨些麵兒賣來度日因問老爹不在家了婦人道他
今日往門外與撫按官送行去了他大娘也不在家有甚
話說王婆道何老九有椿事央及老身求对老爹說他兄
弟何十吃賊攀了西門慶獨無兄見拿在提刑院老爹手
裡問攀他是窩主本等與他無干望乞老爹案下與他分
豁分豁賊若指攀只不准他就是了何十出來到明日買
礼來重謝老爹有個說帖兒在此一面遞與婦人婦人看
了說道你留下等你老爹來家我與他聽婆子道老九在

前邊伺候着哩。明日叫他來討話罷。婦人一面叫秋菊看
茶來，須臾秋菊拿了一盞茶來，與王婆吃了。那婆子坐看
說道：娘子，你這般受福，勾了。秋風語又是婦人道：甚麼勾
了，不惹氣便好。成日臥氣不了，在這里。是得意婆子道：我
的奶上，你飯來張口水來濕手，這等插金戴銀，呼奴使婢，
又惹甚麼氣。婦人道：常言說得好，三窩兩塊大婦，小妻下
個碗內兩張匙，不是湯着就抹着，如何沒些氣兒。婆子道：
好奶上，你比那個不聰明，趁着老父這等好時月，你受用
到那里是那里。此一句豈特喚醒金蓮，二人相明日使他來討話罷。
于是拜辭起身。婦人道：老王，寫盡人你多坐回去不

是那婆子道：難為老九，只顧等我，不坐罷。改日再來看。
那婦人也不留他，留見就放出他來了。王婆此來原
門首又可啼，玳安道：你老人家去，我知道等俺爹來。
家我就稟何九道安哥，我明日早來討話罷。于是和王婆
一路去了。至晚，西門慶來家，玳安便把此事稟知西門慶。
到金蓮房看了帖子，交付與答應的收着。明日到衙門中，
稟我一面，又令陳敬濟發初三日請人帖兒，瞞着春梅。春
梅處，又使琴童兒送了一兩銀子，并一盒點心到韓道國
家，对着他說是與申二姐的，叫他休惱。那王六兒笑嘻嘻
接了，說他不敢惱。冬上，張爹娘沖撞他春梅姑娘，俱不在

言表。妙。至晚月娘來家先拜見大妗子眾人然後見西門慶道了萬福就告訴夏大人娘子見了我去好不喜歡今日也有許多親隣堂客原來夏大人有書來了也有與你的書明日送來與你也只在這初六七起身搬取家小上京說了又說好友央賁四送他家到京就回來賁四的那孩子長兒今日與我磕頭好不出跳的好个身段兒噴道他傍邊捧着茶把眼只顧偷瞧我我也忘了他倒是夏大人娘子叫他改換的名字叫做瑞雲過來與你西門奶七磕頭他纔放下茶托兒與我磕了四個頭我與了他兩枝金花兒夏大人娘子好不喜歡拍掣他也不把他當房裡

人只做親兒女一般看他西門慶道還是這孩子有福若是別人家手裡怎麼容得不罵奴才少做未兒又肯拍掣人各有心寡維可知西門之待月娘全非真心不假月娘聽了一眼說道碎說嘴的貨是我罵了你心愛的小姐兒了寫月娘連日得意處西門慶笑了說道他借了賁四押家小去我線舖子叫誰看月娘道關兩日也罷了西門慶道關兩日阻了買賣近年近節細絹絨線正快如何關閉了舖子到明日再處說罷月娘進裡間脫衣裳摘頭走到那邊房內和大妗子坐的家中大小都來參見磕頭是日西門慶在後邊雪娥房中歇了一夜雪娥房中一歇而瓶兒死再歇而西門死矣又是絕大章

法
早往衙門中去了。只見何九走來問玳安討信，與了玳安一兩銀子。玳安道：「昨日爹來家，就替你說了。今日到衙門中，敢就開出你兄弟來了。你往衙門首伺候。」何九听言，滿心欢喜，一直走到衙門前去了。西門慶到衙門中坐所，提出強盜來，每人又是一夾二十大板，把何十開出來放了。何十有兄武大能無弟，平已爲金蓮一照，另拿了弘化寺一名和尚頂缺，說強盜曾在他寺內宿了一夜，正是張公吃酒，李公醉桑樹上，脫枝柳樹上，報有詩爲証。

宋朝氣運已將終

執掌提刑甚不公

畢竟誰逃天下眼

那堪激濁與揚清

那日西門慶家中叫了四個唱的，吳銀兒、鄭愛月、兒洪、兒齊香兒。日頭晌午就來了，都到月娘房內，與月娘太姪子衆人盪頭。月娘擺茶與他們吃了，正彈着樂器唱曲兒，與衆人听。忽見西門慶從衙門中來家，進房來，四個唱的，都放了樂器，笑嘻嘻向前與西門慶磕頭坐下。月娘便問你怎的衙門中這咱纔來？西門慶告訴今日問理好幾樁事情，因望着金蓮說：「昨日王媽七來說，何九那兄弟今日我已開除來放了。那兩名強盜還攀扯他，教我每人打了二十夾，了一夾拿了門外寺裡一個和尚頂缺，明日做文書送過東平府去。又是一起奸情事。」

又爲敬濟一描見何九王婆雖來不着敬

濟猶不能死也。是文母養女婿的那女婿不上三十多歲，
一路接朕甚緊。蓋云送得遠言敬濟直與這家是養老不歸
名喚宋得原。送金蓮至永福寺內也家女婿落後親丈母死了，娶了個後丈母周氏，不上一年，
把丈人死了。這周氏年小，守不得，就與這女婿暗通姦。
後因為責使女被使女傳於兩隣，經首告官，今日取了供
招，都一日送過去了。這一到東昌府姦妻之母係總麻之
親，兩個都是絞罪。潘金蓮道：「要着我把學舌的奴才打的
爛糟。」的問他個死罪，也不多你穿青衣抱黑柱，一句話
就把主子弄了。心事如見却又西門慶道：「也吃我把那奴
才櫻了兒櫻子好的，爲你這奴才一時小節不完喪了兩

個人性命。月娘道：「大不正則小不敬，母狗不掉尾，公狗不

上身。大凡還是女人心邪，若是那正氣的，誰敢犯他？」又爲

月娘逐金蓮代線四個唱的都笑道：「娘說的是，就是俺裡邊唱的。」

接了孤老的朋友，還使不的休說外頭人家。又我性兒特

說畢擺飯，與西門慶吃了。忽听前所鼓樂响，荆都監來了。

西門慶連忙冠帶出迎接，至所上叙禮，分賓主坐下茶罷。

如此這般告說，宋巡按收了說帖，已慨然許下執事，恭喜

必然在邇，荆都監听了，又下坐作揖致謝，老翁費心提携

之力，銘刻难忘。西門慶又說起周老總兵，生亦荐言一二

宋公必有主意談話間，忽報荆薛二公公到，鼓樂迎接進

來西門慶相讓入所叙禮二內相皆穿青縷絨蟒衣寶石
縵環正中間坐下次後周守備到了一處叙話荆都監又
向周守備說四泉厚情昨日宋公在尊府擺酒曾稱頌公
之才猷宋公已留神於中高轉在卽周守備亦欠身致謝
不盡落後張團練何千戶王三官范千戶吳大舅喬大戶
陸續都到了喬大戶冠帶青衣四個伴當跟隨進門見畢
諸公與西門慶拜了四拜衆人問其歡喜之事西門慶道
舍親家在本府援例新受恩榮義官之職周守備道四泉
令親吾輩亦當奉賀人情可嘆喬大戶道蒙列位老爹盛情豈
敢動勞說畢各分次序坐下過了一遭茶然後通酒上

坐錦屏前玳筵羅列盡堂內室玩爭輝塔前動一派笙歌
席上堆滿盤異菓良久通酒安席畢各歸席坐下王三官
再三不肯上來坐西門慶道尋常罷了得意今日在舍叔
借一日陪諸公上坐王三官必不得已左边垂首坐了須
臾上罷湯飯下边教坊撮弄雜耍百戲上來良久纔是四
个唱的拿着銀筆玉板放嬌声當筵彈唱正是

舞裙歌板逐時新 散盡黃金只此身
寄與富兒休暴殄 儉如良藥可醫貧

當日刘內相坐首席也賞了許多銀子飲酒爲歡至三更
時分方散西門慶打發樂工賞錢出門四个唱的都在月

娘房內彈唱月娘留下吳銀兒過夜打發三個唱的去臨
去見西門慶在所上拜見拜見西門慶分付鄭愛月兒你
明日就拉了李桂姐兩個還來唱一日鄭愛月兒就知今
日有王三官兒不叫李桂姐來唱笑道爹你兵馬司倒了
牆賊走了又問明日請誰吃酒西門慶道都是親朋鄭月
兒道有應二那花子我不來我不要見那醜冤家怪物西
門慶道明日沒有他愛月兒道沒有他總好若有那怪樓
刀子的俺們不來又與桂姐對針說畢磕了頭去了西門慶看着
收了家伙叫到李瓶兒那邊和如意兒睡了一夜一宿一晚
了題過次日早往衙門送問那兩起人犯過東平府去回

來家中擺酒接連寫几席又與開宴時相對請吳道官吳二舅花大舅沈

姨夫韓姨夫任任醫官温秀才應伯爵并會衆人李智貞四

杜三哥又一總會中人所云結住熱結內一熱字并家中

三個夥計十二張桌兒席中止是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

兒三個粉頭遞酒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小優兒彈唱正遞

酒中間忽平安兒來報雲二叔新襲了我來拜爹送禮來

又結果月娘也總之撒潑是散場也大西門慶听言忙道有

開錢處此後諸事皆紛上散場也請只見雲裡守穿着青紵絲補服員領冠冕着腰繫金帶

後面伴當抬着禮物先遞上禮帖與西門慶觀看上寫新

襲朕山東清河石衛指揮同知門下生雲裡守頓首百拜

謹具十儀：貂鼠十個、海魚一尾、蝦米一包、臘鴨四隻、臘鴨十隻、油紙簾二架、少申芹敬。西門慶卽令左右收了，連忙致謝。雲裡守道在下，昨日纔來家，今日特來拜老爹。于是西門八拜，說道：「蒙老爹莫大之恩，些少土儀表意而已。」然後又與眾人叙禮拜見。西門慶見他居官，就待他不同。安他與吳二舅一桌坐了，連忙安鍾筯下湯飯，腳下人俱打發攢盤酒肉。因問起發喪替職之事，這雲裡守一一敘言。蒙兵部余爺憐先兄在鎮病亡，祖職不動，還與了個本衙見任僉書。西門慶歡喜道：「恭喜恭喜。」容日已走來賀。當日衆人席上，每位奉陪一杯，又令三個唱的奉酒，須臾把雲裡守灌的醉了。那應伯爵在席上如線兒提的一般，起來坐下，又與李桂姐、鄭月兒彼此互相戲罵，不絕。當日酒筵笑聲花攢錦簇，觥籌交錯，耍頑至二更時分，方纔席散。打發三個唱的去了。西門慶歸上房宿歇。到次日起來，遲正。在上房擺粥吃了，穿衣要拜雲裡守，只見玳安來說：「賁四在前邊請爹說話。」西門慶就知爲夏龍溪送家小之事。一面出來，所上只見賁四向袖中取出夏指揮書來，呈上說道：「夏老爹要教小人送家小往京裡去，小人稟問老爹去不去。」西門慶看了書中言語，無非是叙其闊別，謝其早晚。看顧家下，又借賁四携送家小之事，因說道：「他既央你。」

你怎的不去因問几時起身賁四道今早他大官兒叫守
小人去分付初六日家小准起身小人也得半月纔回來
說畢把獅子街舖內鑰匙交遞與西門慶西門慶道你去
我叫你吳二舅來替你開兩日罷那賁四方纔拜辭出門
往家中收拾行裝去了西門慶就冠冕着出門拜雲指揮
去了那日大妗子家去叫下轎子門首伺候也是合當有
事月娘裝了兩盒子茶食點心下館送出門首上轎只見
畫童兒小廝躲在門傍大哭不止那平安兒只顧扯他那
小廝越扯越哭起來被月娘等聽見送出大妗子去了他
罵平安兒賊囚你平白扯他怎的恁的他恁怪哭平安道
這師父那邊叫他七白不去只是罵小的月娘道你叫他
好去罷因問道小廝你師父那邊叫去就是了怎的哭
起來那畫童襲平安道又不關你事我不去罷了你扯我
怎的妙如月娘道你因何不去那小廝又言語金蓮道
這賊小囚兒就是个肉佞賊你大娘問你怎的不言語被
平安向前打了一个嘴巴那小廝越發大哭了月娘道怪
囚根子你平白打他怎的你好七叫他說怎的不去正問
着只見玳安騎了馬進來月娘問道你爹來了玳安道被
雲二叔留住吃酒哩使我送衣裳來了要帶毡巾去看見
畫童兒哭便問小大官兒怎的號陶痛也是的平安道對

過溫師父叫他不去，反罵起我來了。玳安道：「我的哥，溫師父叫你仔細有名的溫屁股，他一日沒屁股也喊不的你，每常怎麼挨他的？」今日又躲起來了。月娘罵道：「怪因根子怎麼溫屁股？」玳安道：「娘，只問他就是那潘金蓮得不的風兒，就是兩兒一面叫過畫童兒來，只顧問他。」活是小奴才你實說他叫你做甚麼，你不說，看我叫你大娘打你。逼問那小廝急了，說道：「他只要哄着小的，把他那行貨子放在小的屁股裡，弄的脹上的疼起來，我說你还不快拔出來，他又不肯拔，只顧來回動，叫小的扯出來，跑過牆，他又來叫小的。月娘听了，便喝道：「淫賊小奴才兒，還不與我」

過一邊去，也有這六姐，只管審問他說的，疼死了我不道，還當是好話兒，側着耳朵兒听他。這蠻子也是个不上葦蓆的行貨子，人家小廝與你使，却背地幹這個營生。是娘不是金蓮道：「大娘，那个上葦蓆的，肯幹這營生，冷舖睡的花子，總這般所為。」是金蓮不孟玉樓道：「這蠻子他有老婆，怎生這等沒廉耻。」是月娘金蓮道：「他來了，這一向俺个就沒見他，老婆怎生樣兒？」平安道：「娘每會勝也不看見他，但往那里去，就鎖了門，住了這半年，我只見他坐轎子往娘家去了一遭，沒到晚就來家了，往常几時出个門兒來，只好晚夕門首倒橋子走比兒罷了。」金蓮道：「他那老」

婆也是个不長俊的行貨子，嫁了他怕不的也沒見个天
日兒，敢每日只在屋裡坐天牢哩。說了回月娘同衆人回
後邊去了。西門慶約莫日落時分來家，到上房坐下。月娘
問道：雲駱計留你坐來。西門慶道：他在家見我去旋放桌
兒，留我坐打開一罈酒和我吃。如今衛中則南兩陞了他，
就挨着掌印。明日連他和喬親家就是兩分賀禮。衆同僚
都說了要與他挂軸子，少不得叫温葵軒做兩篇文章。買
軸子，爲月娘道：還纏甚麼温葵軒烏蔡軒哩。平白安扎恁
樣行貨子，沒廉耻傳出去，叫外人知道，把醜來出盡了。西
門慶听言，說了一跳，便問怎麼的。月娘道：你別要來鬧我。

你問你家小厮去。

此後寫月娘
總是不堪

西門慶道：是那个小厮金

蓮道：情知是誰。盡童賊小奴才，俺去送大姑子去。他正在
門首哭，如此這般温蛮子弄他來。西門慶听了，还有些不
信，便道：你叫那小奴才來，等我問他。一面使玳安兒前邊
把盡童兒叫到上房，跪下。西門慶要拿拶子拶他，便道：賊
奴才，你實說他叫你做甚麼。盡童兒道：他叫小的要灌醉
了小的，幹那小營生兒。西門與金蓮做
者大營生乎今日小的害疼，躲
出來了，不敢去。他只顧使平安叫，又打小的，叫娘出來看
見了，他常時問爹家中各娘房裡的事，小的不敢說。昨日
爹家中擺酒，他又教唆小的偷銀器傢伙與他。又某日他

望倪師父去拿爹的書稿兒與倪師父瞧倪師父又與夏
老爹瞧種上總欲其去也必寫其去者蓋云我此後全不寫其有溫氣也况熟也乎這西門慶
不听得罷听了便道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我把他當個人看誰知他人皮包狗骨東西要他何用一
面喝令畫童兒起去分付再不消過那邊去了那畫童磕
了頭起來往前邊去了西門慶問月娘道怪道前日翟親
家說我机事不密則害成我想來没人原來是他把我的
事透泄與人我怎的曉得這樣狗骨禿東西平白養在家
做甚麼月娘道你和誰說你家又沒孩子上學平白照攬
个人在家養活只爲寫祖帖兒餓養活着他还教他耕乾

那兒西門慶道不消說了明日叫他走道兒就是了一面
叫將平安來分付對過對他說家老爹要房子堆背叫溫
師父轉尋房兒便了等他來見我你在門首只回我不在
家那平安兒應諾去了西門慶告月娘說今日賁四來辭
我初六日起身與夏龍溪送家小往東京去我想來線舖
子没人倒好叫二舅來替他開兩日兒好不好月娘道好
不好隨你叫他去我不管你省的人又說照顧了我的兄
弟至此猶以醜筆寫月娘作者真是不顧月娘極力寫醜之也西門慶不聽于是使棋
童兒請你二舅來不一時請吳二舅到在前廳陪他吃酒
坐的把鑰匙交付與他明日同來臨早往獅子街開舖子

去不在話下。却說溫秀才見畫童兒一夜不過來睡心中
省恐到次日平安走來說家老多多上覆溫師父早晚要
這房子堆貨叫師父別尋房兒罷。這溫秀才聽了大驚失
色。就知畫童兒有甚話說。穿上衣巾要見西門慶說話。平
安兒道：俺爹往衙門中去了。還未來哩。比及來這溫秀才
又衣巾過來伺候具了。一篇長柬遞與琴童兒。琴童兒不
敢接說道：俺爹總從衙門中來家辛苦後邊歇去了。俺每
不敢稟這溫秀才就知疎遠他。一面走到倪秀才家商議
還搬移家小往舊處住去了。此後真是溫氣全無矣。正是誰人改得
西江來難洗今朝一面羞。

第七十七回

此回接寫尚小塘。畫雨湖為溫秀才作餘波。不知已
為黃四嫂作流紅地也。夫殘花成葉片。隨波轉眼
成灰。會心者。上小塘徘徊獨步。滿目成空。當尋貝葉
之風。以愜眼簾。是地。而無如眼底湖光。猶作流芳之
感。是以情牽不斷。又為殘葉。若相思。也。惟小塘通兩
湖。故葉上浮來。可作水中之鏡。
夫安郎中名枕言。安枕也。案齋年言。斷指長年也。汪
伯彥言。汪之北垆也。儂如蔡蘆。罵其為男子中之姐。
俗言。婁七媽七是也。黃蘆者。罵其為保兒也。

賁四嫂。作帶水之戰。却用汪伯彥。雷起元。安枕。區拜。要請趙靈。一似閒中。一交游。再不然云。寫西門之勢。勢爲衆人所垂涎足矣。不知總爲帶水之集。作皆也。蓋云。汪北培。當雷声起元之正月。而安枕。以水之貝葉。不知潛地之雷霆已動。又換一番韶光。區水。而殘葉能有几。日浮蕩。而殷七。顧盼于小塘。湖之上。以作傷心語哉。

寫殘葉必寫先踏雪訪愛月。何也。蓋必雪月交輝。而蓮葉始全。洛空梅花乃獨放也。又爲下文春梅之過。文亦無不可也。

月娘名月。而愛月亦各月何也。蓋言月缺復圓。花復開。人死難活。前文六十五回之普天樂。已明七言之矣。月後加一愛字。便是老人所見之月。令人眼淚盈把。不能追回。少年之花陰寂七時也。

此回寫雲裡守。是言雲遮月之意。故後文結果月娘。以往雲家。去遇普淨師也。

忽入來友兒。夫三文乃花間之雀。鶯燕等鳥也。鳥來而花殘。况黃鸝乃四月之鳥。春已歸矣。故來友兒自王皇親家出來。夫王皇者黃也。離王皇親而來。此黃鸝也。改名來爵七者。雀也。古雀字卽爵。總是作者收。

拾花事之筆而看者。混帳看過。遂使作者暗笑也。
楊姑娘死者。楊去而李開。玉樓之去。几已伏矣。
賁四女名長姐。嫁夏家。言葉長于夏。爲蓮葉也。蓮葉
已無。只落枯莖矣。故後文接寫陳敬濟。
必言賁四嫂水戰。蓋言蓮葉在水。夫止餘蓮葉。則蓮
花已空。而金蓮之死近矣。是皆金蓮的文字。
又虛描一楚雲。言同婦于夢。而夢寔空也。况月與花
有情。今雲來月閉。且雲來雪落。雪至花凋。不使其來。
蓋既已夢矣。應須空寫。故用鹿分。鄴相蝶化。莊周二
句。自點双睛。奈之何。人不知之也。此夢直說出一百

回月娘之夢。總之五十回以後。總是收結的文字。
此書寫數夢。以總結入月娘之一夢。如瓶兒死。有僧
爵一夢。西門一夢。後書房一夢。何家一夢。瓶兒未死。
先有子虛一夢。瓶兒臨死。又有迎春一夢。西門將死。
又有月娘一夢。金蓮死。又有敬濟一夢。春梅一夢。及
敬濟作花子。又自爲一夢。周宣一夢。然後結入月娘。
美裡守之夢。不知先已有武松一夢。在第九回內。然
總不如楚雲之夢。寫得滑脫之極。使一書中衆人皆
入夢中。又令人不知是寫一夢。却又借莊周鄭州二
句。明明點出是夢。文字奇妙至此。亦難讚其如何奇。

第七十七回

西門慶踏雪訪愛月

賁四嫂帶水戰情郎

詞曰

梅共雪歲暮開新妝

林氏

月底素華同弄色

月風

前輕片半含香

春

不比柳花狂

寒氣逼人

。双雀影堪

比雪衣娘

春鴉來

出光中曾結伴

春

。百花頭上解

尋芳

來

爭似兩鴛鴦

蕭瑟景象

右調望江南

話說溫秀才求見西門慶不得自知慚愧隨移家小搬過舊家去了

將熟頓住接寫踏雪訪月極言其冷也

西門慶收拾書院做了客

坐不在話下一日尚舉人來拜辭上京會試問西門慶借皮箱毡衫西門慶陪坐待茶因說起喬大戶雲理守兩位舍親一受義官一受祖職見任管事欲求兩篇軸文奉賀不知老翁可有相知否借重一言學生具幣祖相求尚舉人笑道老翁何用祖學生做同窓聶兩湖見在武庫肄業與小兒爲師本領雜作極富學生就與他說老翁差盛使持軸來就是了西門慶連忙致謝茶畢起身西門慶隨即封了兩方手帕五錢白金差琴童送軸子并毡衫皮箱到尚舉人處收下那消兩日寫成軸文差人送來西門慶挂在壁上但見金字輝煌文不加點心中大喜只見應伯爵

來問喬大戶與雲二哥的事几時舉行軸文做了不曾溫老先兒怎的連日不來西門慶道又是什麼溫老先兒通是個狗類之人如此這般告訴一遍伯爵道可我說此人言過其實虛浮之甚早時你有後娘不然教他調裏了咱家小兒每了又問他三公賀軸何人寫了西門慶道昨日尚小塘來拜我說他朋友聶兩湖善于詞藻央來聶兩湖作了文章已寫了來你瞧于是引伯爵到所上觀看喝采不已又說道人情都全了哥你早送與人家好預備西門慶道明日好日期早差人送去正說着忽報夏老爹見子來拜辭夏天亦熱今拜辭蓋亦難得足情矣說初六日起身去外的回爹

在家他說教對何老參那裏說差人那邊看守去西門
慶看見帖兒上寫着真家晚生夏承思頓首拜謝尋西門
慶道連尚舉人搭他家就是兩分程儀香緜分付琴童連
忙買了教你姐夫封了寫帖子送去正在書房中留伯爵
吃飯忽見平安兒端上張七拿進三個帖兒來報參議汪
老爹兵備書老爹郎中安老爹來拜西門慶看帖兒汪伯
彥此處又言汪不懌也
此言其頻來不懌耳雷啓元安忱拜雷啓元言此後即
重和元年接言安
此言死期在連忙穿衣繫帶伯爵道哥你右事我去罷西
門慶道我明日會你哩一面整衣出迎三員官皆相讓而
入進入大所叙禮道及向日叨擾之事少頃茶罷坐話間

安郎中便道雷東谷汪少華并學生又來于濱有浙江本
府趙大尹新陞大理寺正學生三人借尊府奉請已發柬
定初九日主家共五席戲子學生那里叫來未知肯允諾
否西門慶道老先生分付學生掃門拱候安郎中令史取
分資三兩遞上西門慶令左右收了雷兵備請趙處令之
爲雷霆蓋作者言所
恨之人奸邪誤國一朝天開日朗大發雷霆使乾元一震
之下羣奸遁迹而西門之令當如冰井矣所以溫與夏繼
去即接雷霆必有雷
建而此輩方冷也相送出門雷東谷向西門慶道前日
錢龍野書到說那孫文相乃是貴夥計學生已并他除開
了曾來相告不曾西門慶道正是多承老先生費心容當
叩拜雷兵備道你我相愛間何爲多較言畢相揖上轎而

去原來潘金蓮自從當家管理銀錢另定了一把新等子
每日小厮買進菜蔬來拿到跟前與他瞧過方教錢與他
他又不要只教春梅教錢提等子小厮被春梅罵的狗血
噴頭行動就說落教西門慶打以此眾小厮互相抱怨都
說在三娘手兒裡使錢好夫李嬌兒管錢乃玉樓生日前
事金蓮管錢又在玉樓生日後
作者喻言有生以來前七後七無非一片邪淫人橫行使
錢于不財也故特出千此處对照煞有深意又是千里迢
對章
卻說欠日西門慶衙門中散了对何千戶說與龍溪
家小已是起身去了長官可曾委人那里看守門戶去何
千戶道正是昨日那边着人來說學生已令小价去了西
門慶道今日同長官那边看七去于是出衙門並馬到了

家宅內家小已是去盡了伴當在門首伺候兩位官人
下馬進到廳上西門慶引着何千戶前後观看了又到前
边花亭上見一片空地無甚花草春光去矣所屬
玉惜寂寞也西門慶
道長官到明日還收拾個院子所在栽些花柳把這座亭
子修理修理何千戶道這個已定學生開春從新修整修
葺蓋三間捲棚早晚請長官來消閑散悶看了一回分付
家人收拾打掃開閉門戶不日寫書往東京回老公公話
起年裏搬取家眷西門慶作別回家何千戶還歸衙門去
了到次日總搬行李來住不在言表西門慶剛到家下馬
見何九買了一疋尺頭兩樣下飯一罈酒來謝武二哥將
至矣一

紛紛寫來。又是劉內相差人送了一食盒蠟燭、二十張桌
總是不堪。圍八十股官香、一盒沉香、料香、一罈自造內酒、一口鮮豬
過年也爲上一禮。西門慶進門，劉公公家人就磕頭，說道：
家公公多上覆這些微禮，與老爹賞人。西門慶道：前日空
過，老公公怎又送這厚禮來？便令左右快收了，請管家等
等兒少頃盪盪，竟見拿出一鍾茶來打發吃了。西門慶封了
五錢銀子賞錢，拿回帖打發去了。一面請何九進去，西門
慶見何九一把手扯在廝上來，何九連忙倒身磕下頭去，
道：多蒙老爹天心超生小人兄弟，感恩不淺。請西門慶受
禮。西門慶不肯受，磕頭拉起來，說道：老九，你我舊人，快休
如此。就請他坐。何九說道：小的微末之人，宣敢僭坐，只站
立在傍邊。西門慶也站着陪吃了一盞茶，說道：老九，你如
何又費心送禮來？我斷然不受。若有甚麼人欺負你，只顧
來說我替你出氣，倘縣中孤你甚差事，我拿帖兒與你拿。
老爹說何九道：蒙老爹恩典，小人知道。小人如今也老了，
差事已告與小兒何欽頂替了。西門慶道：也能也罷。你清
爾些好，又說道：既你不肯，我把這酒禮收了。那尺頭你還
拿去，我也不留你坐了。那何九千恩萬謝，拜辭去了。西門
慶就坐在廳上，看着打點禮物，菓盒、花紅、羊酒、軸文，并各
人分資。先差玳安送往喬大戶家去。卸主後叫王經送往

雲理守家去。度下玳安回來喬家與了五錢銀子。王經到雲理守家管待了茶食與了一疋真青大布一雙琴鞋。何門下辱愛生交妯兒多上覆老爹改日奉請西門慶滿心歡喜到後邊月娘房中擺飯吃。因向月娘說貴西去了。吳二舅在細子街賣貨。我今日倒閒往那里看看去。月娘道你去不是。若是要酒菜兒。蚤使小廝來家說。西門慶道我知道一面分付備馬就戴著毡帽。巾貂鼠暖耳綠絨補子。紫粉底皂靴。琴童玳安跟隨。迺往細子街來到房子內。吳二舅與來昭正挂著花拷拷兒發賣。絢緞線絲綉。齊一鋪子人做買賣。打發不開。西門慶下馬看了看。走到

後邊暖房內坐下。吳二舅走來作揖。因說一口也攢銀錢。二三十兩。西門慶又分付來昭妻一丈青。二舅每日茶飯休要悞了。來昭妻道逐日伺候酒飯不敢有悞。西門慶見天色陰晦。彤雲密布。冷氣侵人。寫月兒一回將有作雲。模樣忽然想起要往鄭月兒家去。即令琴童騎馬家中拿我的皮袄來問你大娘有酒菜兒。稍一盒與你二舅吃。琴童應諾到家不一時取了貂鼠皮袄并一盒酒菜來。西門慶陪二舅在房中飲了三盃。分付二舅你晚夕在此上宿。慢上再用我家去罷。于是帶上眼紗騎馬。玳安琴童跟隨。迺進拘攔往鄭愛月兒家來。轉過東街口只見天上紛紛

揚七飄下一天瑞雪來但見

漠上嚴寒匝地這雪見下得正好扯絮掃綿裁成片上
大如拷七見林間竹筴茁茨爭些被他壓倒富豪俠那
言消災障猶嫌少圍向那紅炉獸炭穿的是貂裘綉襖
手燃梅花唱道是國家祥瑞不念貧民些小可知袁安非忘世者
高臥有幽人吟詠多州

西門慶踏着那乱瓊碎玉進入拘欄內于鄭愛月兒家隨
首下馬只見了鬢飛報進來說老爹來了鄭媽七看見出
來迎接至千中堂見禮說道前日多謝老爹重禮姐兒交
在宅內打攪又教他大娘三娘賞他花翠汗巾西門慶道

那日空了他來一面坐下西門慶令玳安把馬牽進來後
邊院落安放老媽道請爹後邊明間坐罷月姐兒起來梳
頭只說老爹昨日來到伺候了一日補出途者月兒之客以見西門于林氏得
意殺今日他心中有些不快起來的遲些這西門慶一面
也進入他後邊明間的但見綠窓半啓毡幙低張地平上黃
銅大盆坐着炭火西門慶坐在正面椅上先是鄭愛香兒
出來相見了遞了茶然後愛月兒纔出來頭挽一窩絲梳
州纘翠梅花鈕兒金銀釵兒海懶卧兔兒打扮的粉靨雲
鬢粉粧玉琢笑嘻嘻上向西門慶道了萬福說道爹我那一
日來晚了緊自前邊人散的遲到後邊大娘又只顧不放

備每留着吃飯來家有三更天了西門慶笑道小油嘴兒
你倒和李桂姐兩個把應花子打的好响瓜兒補鄭愛月
見道誰教他怪叨唠在酒席上尿口兒傷俺每來那一日
祝麻子也醉了哄我要送俺每來我便說沒爹這里灯笼
送俺每蔣胖子弔在陰溝裏缺臭可你了西門慶道我昨
日聽見洪四兒說祝麻子又會着王三官兒大街上請了
榮嬌兒鄭月兒道只在榮嬌兒家歇了一夜燒了一炷香
不去了如今還在秦玉芝家走着哩說了一回話道爹只
怕你冷在房裡坐這兩門慶到于房中脫去貂裘和粉頭
圍爐共坐房中香氣襲人須臾了頭拿了一二盃兒黃芽菲
菜肉包一寸大的水角兒來姊妹二人陪西門慶西門慶道
了一盃兒愛月兒又撥上半盃兒添與西門慶西門慶道
我勾了纏吃了兩個點心來了心裡要來你這里走上不
想恰好天氣又落下雪來了愛月兒道爹前日不會下我
我昨日等了一日不見爹不想爹今日纔來西門慶道將
日家中兩位士夫來望亂着就不曾來得愛月兒道我
要問爹有貂鼠買個兒與我上要做了圍脖兒戴西門慶
道不打緊昨日雲駝計打遼東來送了我几个好貂鼠你
娘們都沒圍脖兒到明日一總做了送一個來與你愛香
兒道爹只認的月姐就不送與我一個兒遍西門慶道你

姊妹兩個一家一個

假至誠口吻不謂西門亦然

于是愛香愛月兒連

忙起身道了萬福西門慶分付休見了桂姐銀姐說

曾凡何時

而歌舞非復舊時人矣

鄭月兒道我知道因說前日李桂姐見吳銀

兒在那里過夜問我他几時來的我沒瞞他教我說昨日

請周爺俺每四個都在这里唱了一日爹說有王三官兒

在這里不好請你的刻一極是月兒得言語。又有月無甚

矣今日是親朋會中入吃酒總請你來唱他一聲兒也罷

言語西門慶道你這個回回的他好所以與月前日李銘

也不要他唱來再三央及你應三爹來說落後你三娘

日桂姐買了一分禮來再三與我陪不是你娘們說着

不理他昨日我竟留下姐使他知道愛月兒道不知三

娘生日我失悞了人情西門慶道明日你雲老爹擺酒你

再和銀姐來唱一日愛月兒道爹分付我去說了回話粉

頭取出三十二扇象牙牌來和西門慶在炕毡條上抹牌

頑耍愛香兒也坐在傍邊同抹三人抹了回牌須臾擺上

酒來愛香與愛月兒一邊一個捧酒不免筆排雁柱款跨

紋綃姊妹兩個彈唱七了一套姐妹兩個又拿上骰盆兒

來和西門慶搶紅頑耍杯來盞去各添春色西門慶忽看

見鄭愛月兒房中牀傍側首錦屏風上挂着一軸愛月美

人圖題詩一首

有美人兮迴出羣

花開金谷春三月

玉雪精神聯仲琰

少年情急應須慕

輕風斜拂石榴裙

并轉花陰夜十分

鏡林才貌過文君

莫使無心托白雲

三泉主人醉筆

西門慶看了便問三泉主人是王三官兒的號慌的鄭愛

月兒連忙撫說道是月兒這還是他舊時寫下的他如今

不號三泉了號小軒了他告人說學爹說我號四泉他怎

的號三泉他恐怕爹惱因此改了號小軒一面走向前取

筆過來把那三字就塗抹了本意借三官以桂兒尾平

西門慶滿心歡喜說道我並不知他改真心節粉頭道我

所見他對一個人說來方纔聽的說他去世的父親號逸

軒他故此改號小軒說畢尊西門處月兒如何鄭愛香兒

往下边去了獨有愛月兒陪西門慶在房內兩個並肩登

股搶紅飲酒因說起林太太來怎的大量好風月我在他

家吃酒那日王三官請我到後边拜見還是他主意教三

官拜認我做義父教我受他禮委托我指教也成人標頭

拍手大笑道還虧我指與爹這條路兒到明日連三官兒

娘子不怕不屬了爹西門慶道我到明日我先燒與他一

炷香先字奇絕後則到正月裡請他和三官娘子往我家

看灯吃酒看他去不去粉頭道爹你还不知三官娘子生的怎樣標致就是个灯人兒也沒他那一股風流妖艷今年十九歲兒只在家中守寡王三官兒通不着家爹你用些工夫兒不愁不是你的人兩個說話之間相挨相湊只見了鬟又拿上許多細菓碟兒來粉頭親手奉與西門度下酒又用舌尖喻鳳香密餅送入他口中又用纖手解開西門慶褲帶露出那話來替他捏弄那話簪擗跳腦紫澁光鮮西門慶令他品之這粉頭真个低垂粉頸輕啓朱唇半吞半吐或進或出嗚咽有声音弄了一回灵犀已透淫心似火便欲交欢粉頭便往後邊去了西門慶出房更

衣見雪越下得甚緊回到房中丫鬟向前打發脫靴解帶先上牙床粉頭濕牝回來掩上双扉共入駕帳正是得多少動人春色嬌还媚惹蝶芳心軟欲濃有詩爲証

聚散無憑在夢中

起來殘燭映紗紅

鍾情自古多神合

誰道陽臺路不通

兩個雲雨欢娛到一更時分起來整衣理鬢丫頭復盪美酒重整佳肴又飲勾几杯問玳安有灯籠傘沒有玳安道琴童家去取灯籠傘來了這西門慶方纔作別鴛子粉頭相送出門看着上馬鄭月兒揚声叫道爹若叫我蚤些來說明使桂兒知其寵也西門慶道我知道一面上馬打差傘出院門

一路踏雪到家中對着吳月娘只說在獅子街和吳二舅
飲酒不在話下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却是初八日打听
何千戶行李都搬過夏家房子內去了西門慶送了四盒
細茶食五錢折帕賀儀過去只見應伯爵驀地走來西門
慶見雪晴風色甚冷一路總是引入來字留他前邊書房中向火叫
小廝拿菜兒留他吃粥因說起昨日喬親家雲二哥和并
折帕都送去了你的人情我也替你封了二錢出上了你
不消與他罷只等發柬請吃酒應伯爵舉手謝了因問昨
日安大人三位來做甚麼那兩位是何人西門慶道那兩
個一個是雷兵備一個是汪叅議都是浙江人要在我這

雷兵備其至其家此仁人志士之所深幸有此一日也

新陞京堂大理寺丞是他每本府父母官相處分上又不
可回他的通身只三兩分資伯爵道大凡交職好細三兩
銀子勾做甚麼哥少不得賠些兒西門慶道這雷兵備就
是問黃四小舅子孫文相的昨日還對我題起開除他罪
名來哩伯爵道你說他不仔細如今還記着折淮擺這席
酒筵罷了說話之間伯爵叫應實你叫那個人來見你大
爹西門慶便問是何人伯爵道一个小後生倒也是舊人
家出身父母都沒了自幼在王皇親宅內答應已有了媳
婦兒因在庄子上和一般家人不和出來了豈非亦如真
祥怒罵乎

如今開着做不的甚麼他與應寶是朋友央及應寶要投
个人家今早應寶對我說爹倒好舉荐與大爹宅內答應
我便說不知你大爹用不用因問應寶他叫甚麼名字你
叫他進來應寶道他姓來叫來友兒只見那來友兒扒在
地上磕了個頭起來簾外站立伯爵道若論他這身材督
力儘有撥輕負重却去的因問你多少年紀了來友兒道
小的二十歲了又問你媳婦沒子女那人道只光兩月兒
應寶道不瞞爹說他媳婦纔十九歲兒厨灶針線大小衣
裳都會做西門慶見那人低頭並足爲人朴實便道既是
你應二爹來說用心在我這里答應分付揀个好日期寫

紙文書兩口見搬進來罷那來友兒磕了個頭西門慶

教琴童兒領到後邊見月娘衆人磕頭去月娘就把來旺

兒原住的那一間房與他居住明爲後文一映却是爲意

遇有不遇之別然而伯爵坐了回家去了應寶全他寫了

一紙投身文書交與西門慶收了改名來爵花之友者雀

謝不在話下卻說賁四娘子自從他家長兒與了夏家每

日買東買西只央及平安兒和來安畫童兒西門慶家中

這些大官兒常在他屋裡打平和兒吃酒賁四娘子和氣

就定出菜兒來或要茶水應手而至就是賁四一時舖中

婦來撞見亦不見怪道因之以此今日他不在家使着那

个不替他動。玳安兒與平安兒在他屋裡坐的更多。初九日西門慶與安郎中汪參議雷兵備擺酒請趙知府俱不必細說。先虛寫一筆那日蚤辰來爵兩口兒就搬進來他媳婦兒後邊見月娘眾人磕頭。月娘見他穿着紫紬祆青布被襖綠布裙子生的五短身材瓜子面皮兒搽脂抹粉纏的兩隻脚趨上的問起來諸般針指都會做。取了他在名字叫做惠元與惠秀惠祥。一過三日上灶不題。一日門外楊姑娘沒了。楊去而李來矣安童兒來報喪。西門慶整治了一張插桌三牲湯飯又封了五兩香儀。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四頂轎子都往北邊與他燒紙吊孝。琴童兒題童兒來爵兒來安兒四個都跟轎子不在家。西門慶在對過臨鋪子書房內看着毛祆匠與月娘做貂鼠圍脖。先鑽出一個圍脖兒使玳安送與院中鄭月兒去封了十兩銀子與他過節。鄭家管待酒饌與了他三錢銀子。玳安走來回西門慶話說月姨多上費多謝了。前日空過了爹來與了小的三錢銀子。西門慶道你收了罷。因問他賁四不在家你頭里從他屋裡出來做甚麼。玳安道賁四娘子從他女孩兒嫁了。又對愛姐自是特犯六兒沒人使常央及小的每替他買甚麼兒。西門慶道他既沒人使你每替他勤七兒也罷。又悄悄向玳安道你慢七和他說如此這般爹要來看你。

看見你心下如何看他怎的說他若肯了你問他要个汗

巾兒來與我上文用文嫂蓋蜂媒此則明用蝶使也玳安道小的知道了領

了西門慶言語應諾下去西門慶就走到家中來只見王

經向顧銀匠處取了金赤虎并四对金頭銀簪兒交與西

門慶西門慶留下兩对在書房內餘者袖進李瓶兒房內

與了如意兒那赤虎又是一对簪兒把那一对簪兒就與

了迎春二人接了連忙磕頭西門慶就令迎春取飯去須

臬拿飯來吃了出來又到書房內坐下只見玳安慢上走

到跟前見王經在傍不言語西門慶使王經後邊取茶去

那玳安方說小的將爹言語對他說了他笑了一笑姻緣

玳安晚上些伺候等爹進去叫小的拿了這汗巾兒來西

門慶見紅綿紙兒包着一方紅綾織錦迴紋汗巾兒開了

聞噴鼻香滿心欢喜連忙袖了只見王經拿茶來吃了又

走過對門看匠人做生活去忽報花大舅來了西門慶道

請過來這邊坐花子繇走到書房暖閣兒裡作揖坐下致

謝外日相擾序話間畫童兒拿過茶來吃了花子繇道門

外一个客人有五百包無錫米凍了河緊等要賣了回家

去我想着姐夫倒好買下等價錢極言其冷也西門慶道我平

白要他做甚麼凍河還沒人要到開河船來了越發價錢

跌了如今家中也沒銀子即分付玳安收拾放桌兒家中

說看菜兒來，一面使畫童兒請你應二爹來，陪你花爹坐。不一時伯爵來到，三人共在一處圍坐飲酒，又叫烙了兩疋餅吃。良久只見吳道官徒弟應春送節禮疏話來，西門慶請來同坐吃酒，就攬李瓶兒百日經，與他銀子去吃。至日落時分，花子繇和應春二人先起身去了。次後甘夥計收了舖子，又請來坐，與伯爵擲骰猜枚談話，不覺到掌燈已後，吳月娘眾人轎子到了，來安走來回話。伯爵道：「嫂子們今日都往那里去來？」西門慶道：「楊姑娘沒了，今日三口念經，我這裡備了張祭桌，又封了香儀兒，都去弔問弔問。」伯爵道：「他老人家也高壽了。」西門慶道：「敢也有七十五。」

男花女花都沒有，只靠侄白，那里養活。只見也是我替他備下這几年了。伯爵道：「好！老人家有了黃金入櫃，就是一場事了。」哥的大陰騭說畢，酒過數巡，伯爵與甘夥計作辭去了。西門慶就起身走過來，分付後生王顯仔細火燭，到黃四嫂家必分付王顯明言背面落米顯黃一葉見春光已去，諸事冰冷也。王顯道：「小的知道。」看着把門關上了。這西門慶見沒人，兩三步就走入黃四家來，只見黃四娘子兒在門首獨自站立已久，見對門關的門响，西門慶從黑影中走到跟前，這婦人連忙把封門一開，西門慶鑽入裡面，婦人還扯上封門，說道：「爹請裡邊紙門內坐罷。」原來裡間榻扇，隨着後半間紙門內又有個

小炕兒籠着旺火的。總是桌上點着燈，兩邊護炕糊的雪白。婦人勒着翠藍錦金箍兒，上穿紫袖袄，青絹線披袄，玉色綃裙子，向前與西門慶道了萬福。連忙遞了一盞茶，與西門慶吃。因悄說：只怕隔壁韓嫂兒知道，西門慶道：不妨事。黑影子裏就那里曉的，于是不絲分說，把婦人接到懷中，就親嘴拉過枕頭來，解衣裳在炕沿子上扛起腿來。就聳那話上，已束着托子，剛擗入牝中，總拽了幾塊婦人下邊淫水直流，把一條藍布褲子都濕了。西門慶拽出那話來，向順袋內取出包兒，顫聲嬌來，蘸了些在龜頭上攢進去。方纔淫住，淫津津行抽拽，婦人雙手扳着西門慶

行房者兩相迎湊，在下柔聲顫語，呻吟不絕。這西門

慶乘着酒興，架其兩腿在炕膊上，只顧沒後露腦，銳進長驅肆行，崩殞何止二三百度。須臾弄的婦人雲髻崩鬆，舌尖冰冷，口不能言。西門慶則氣喘吁吁，靈龜暢美，一泄如

注是初會良久洩出那話來，淫水隨出，用帕抹之。兩小整

衣繫帶，復理殘粧。西門慶向袖中掏出五六兩一包碎銀

子，又是兩對金頭簪兒，遞與婦人，節間買花翠帶。一路寫

不素婦人拜謝了，悄說打發出來。那边玳安在舖子裡專

心只聽這邊門環兒响。情景便開大門，放西門慶進來。自

知更無一人曉的。後次朝來暮往，也入港一二次。正是若

要人不知除非已莫爲不想被韓嫂兒冷眼賤見傳的後
邊金蓮知道了一部金瓶總足此等作章法然亦人情實上如此者這金蓮亦不說
破了一日臘月十五日喬大戶家請吃酒西門慶會同應
伯爵吳大舅一齊起身那日有許多親朋看戲飲酒至二
更方散第二日每家一張桌面俱不必細說單表崔本治
了二千兩湖州紬絹貨物臘月初旬起身顧船裝載赴至
臨清馬頭教後生榮海看守貨物便顧頭口來家取車稅
銀兩到門首下頭口琴童道崔大哥來了請所上坐爹在
對門房子里等我請去一面走到對門不見西門慶因問
平安兒平安兒道爹敢進後邊去了這琴童見走到上房

問月娘月娘道見鬼的你爹從早晨出去再几時進來又
到各房裡并花園書房都瞧遍了沒有琴童在大門首揚
声道省恐殺人不知爹往那里去了白尋不着大白日里
把爹來不見了白描崔大哥來了這一日只顧教他坐着
那玳安分明知道一筆只不做聲不想西門慶忽從前邊進來
把衆人唬了一驚原來西門慶在賈四屋裏大港纜出來
那平安打發西門慶進去了望着琴童兒吐舌頭都替他
捏兩把汗道管情崔大哥去了有几下子打不想西門慶
走到所上崔本見了磕頭畢交了書帳說船到馬頭少車
稅銀兩我從臘月初一日起身在揚州與他兩個分路崔本

先來一影後文道國揚財所以 他每往杭州去了俺每都
名崔本蓋苗員外崔本錢也 到苗青家住了兩日因苗青替老爹使了十兩銀子抬
了揚州衛一個千戶家女子十六歲了各喚楚雲又虛掛
形雲易說不盡生的花如臉玉如肌星如眼月如眉腰如
散故也 柳襪如鈎兩隻脚兒恰剛三寸端的有沉魚落鴈之容閉
月羞花之貌腹中有三千小曲八百大曲苗青如今還養
在家替他打粧奩治衣服待開春韓夥計保官兒船上帶
來伏侍老爹消愁解悶西門慶听了滿心欢喜說道你船
上稍了來也罷等不又費煩他治甚衣服打甚粧奩愁我
家沒有于是恨不的騰雲展翅飛上揚州振取嬌姿賞心

其事正是鹿分鄭相應楚公之名在辨蝶化莊周末可知

楚公之名

聞道揚州一楚雲

偶憑青鳥語來真

不知好物都離隔

試把梅花問主人

西門慶陪崔本吃了飯兌了五十兩銀子做車稅錢又寫
書與錢主事煩他青目崔本言訖作辭往喬大戶家回話
去了平安見西門慶不尋琴童兒都說我兒你不知有多
少造化一語寫賁四嫂今日不知有甚事喜欢及楚雲兩處若不是
綁着鬼有几下打琴童笑道只你知爹性兒比及起了貨
來獅子銜卸下就是下旬時分西門慶正在家打發送節

札忽見荆都監差人拿帖兒來問宋大巡題本已上京數日未知旨意下來不曾伏惟老翁差人察院衙門一打听為妙西門慶即差荅應節級拿司五錢銀子往巡按公衙打听果然昨日東京邸報下來寫抄得一紙全報來門慶觀看上面寫着

山東巡按監察御史宋喬年一本循例舉劾地方文官官員以勵人心以隆

聖治事竊惟吏以撫民武以禦亂所以保障地方以司民命者也苟非其人則處置乖方民受其害國何賴焉臣奉

幸臨山東等處吏政民瘼監司守禦無不留心咨訪復

命按撫大臣詳加鑒別各官賢否頗得其寔茲當差滿

之期敢下一一陳之訪得山東左布政陳四箴酒色財氣操

履忠貞臨民有方廉使趙訥一部伶牙利齒綱紀肅清士民服

者提學副使陳正彙一部乾女兒操砥礪之行嚴督卒之條

兵備副使雷啓元蓋不能殺之割之安得反軍民咸服

其恩威僚幕悉推其練達濟南府知府張叔夜映水許且伏結

文兵亂與經濟可觀才堪司牧東平府知府胡師文溫

武二收煞廉居任清慎視民如傷此數臣者皆當荐獎而優擢者

也又訪得左叅議馮廷鵠樞僕之形桑榆之景是結形

若木偶尚肆貪婪東昌府知府徐松縱父妾而通賄毀
謗騰于公堂慕羨餘而誅求詈言遍千閭里此二臣者
所當亟賜罷斥者也再訪得左軍院僉書守備周秀器
字恢弘操持老練軍心允服賊盜潛消濟州兵馬都監
荆忠年力精強才猷練達冠武科而稱爲儒將勝筭可
以臨戎號令一而極其殒明長策卒氏禦侮此二臣者
所當亟賜擢擢者也清河縣千戶吳鎧以練達之才得
衛守之法驅兵以檇中堅靡攻不克儲食以資糧餉無
人不飽推心置成人思効命實一方之保障爲國家之
屏藩宜特加超擢鼓舞臣寮陛下如以臣言可採幸而

行之庶其官爵不濫而人思奮守故得人而

聖治有賴矣等因奉

欽依該部知道續該吏兵二部題前事看得御史宋喬年
所奏內劾舉地方文武官員無非體國之忠出于公論
詢訪得寔以裨

聖治之事伏乞

聖明俯賜施行天下幸甚生民幸甚奉欽依擬行

西門慶一見滿心欢喜拏着邸報走到後邊對月娘說宋
道長本下來了已是保舉你哥陞指揮僉事見任管屯周
守備與荆大人都有獎勵轉副叅統制之任如今快使小

厮請他來對他說。月娘道：你使人請去，我交了鬢看。下酒菜兒，我想他這一上任，也要銀子使。月娘無非在利。西門慶道：不打緊，我借與他几兩銀子也罷了。不一時，請得吳大舅到了。西門慶送那題奏旨意，與他瞧。吳大舅連忙拜謝。西門慶與月娘說道：多累姐夫。姐七扶持恩當重報，不敢有忘。西門慶道：大舅，你若上在擺酒，沒銀子，我這里兌些去。使那大舅又作揖謝了。于是就在月娘房中安排上酒來吃。酒月娘也在傍邊陪坐。西門慶即令陳敬濟把全抄寫了一本，與大舅拿着，即差玳安拿帖送邸報往荆都監周守禦兩家報喜去。正是：

安拿帖送邸報往荆都監周守禦兩家報喜去。正是：路上行人口似碑。

七十八回

牙御史送一一百一曆日來，亦平平一事不知。如椽之筆，寫之也。蓋言一百回文字，至下一回，將寫其與緊示人處也。財色二字，至下一回，討結果也。况一百本曆日，言百年有限人，且斷送于酒色財氣之內也。故用宋喬年送來，又瓶兒一百日後，是西門死期。言瓶之罄矣，不能苟延也。篇內窓梅表月，簷雪滾風，蓋一總後文。春梅月娘雪娥等事也。豈泛七寫景。又我葉五兒一段，點明花殘葉落之故也。

再戰林太太却先寫葉五兒言敗葉醉林春光去矣
而林太太之再戰其報金蓮出身之趣已可爲盡情
故用自此一段後歇手寫西門死也
如意兒莖露獨嗜蓋于金蓮文中又找足瓶兒也如
意見夫家姓熊娘家姓章夫熊有胆者也蓋如意兒
乃瓶中一胆故名如意而姓章猶言瓶胆一張又胆
瓶春水浸梅花故莖露獨嗜也夫瓶已失矣止存其
胆因胆而想其瓶是結此瓶一段公案
至東京來兩寫宿雪娥房中總言雪後梅花發而蓮
花老總是金蓮文字

伯爵妻姓杜希大妻姓劉杜者胆也劉者留也可想
偶及之附誌于此蓋白嚼入肚攜帶想留客也
熊旺妙熊之所旺者胆也
雲月結親是晦暗景象是空濛景象與上文雪月空
林是冷清景象是凋零景象
寫玳安與賁四嫂通是言玳安兒爲月娘葉落歸根
伏西門小員外之線又蝶藏葉下已無花也
此處寫金蓮之不孝又找磨鏡一回總是作者爲世
之爲人子者痛哭流涕告說人老待子而生活斷不
可我最快樂置吾年老之親于不問也恐人不依是

用借潘姥七數段。告如意兒等言。爲人之有親者。刺骨言之。苟有人心。誰能不眼淚盈把。我亦不能逐節細批。蓋讀此等文。不知何故。雙眼惟有淚出。不能再看文字矣。讀過一遍。一月兩月。心中忽也不樂。不能釋然。至于寫金蓮之一味。要說人便不顧其母于春梅口中映出之。以及後文令其母回去。總是寫其與月娘不復合。以至出門到武二家也。

夢簪折而瓶兒死。夢衣破而西門死。遙七相映。

玉簫送簪物與來。討女人特結蕙蓮之案。却是結玉簫之事。蓋簫至黃鵬。聲咽亦再不能作一曲。斷續之調也。

調也

忽又寫一藍兒。也是太監姪兒之妻。也有錢儼然。又

一瓶兒。蓋花籃亦可載花。七瓶亦可載花。而無如籃

在何家何者。河也。竹籃打水到底成空。總是一番虛

景

金蓮惡之尤者也。看他止寫其不孝。普淨善之尤者也。看他止寫其化衆人以孝。故作者是孝子不待言。而人誰能不孝以行他善哉。

此同特七提筆寫一重和元年正月初一爲上下一部大手眼。故極力描寫諸色人等一番也。

王三官娘子與藍氏同一影子中人乃黃氏寫在藍氏前今反是藍氏來而黃氏不一出見此是作者異樣躲滯處蓋黃氏與藍氏一齊都來不能一齊寫寫使一齊寫寫皆云二十分齊整匪特文字礙手即看者亦如神桌前成对炉瓶味如嚼蠟矣看他此用二十分精采寫藍氏便使一杳然不出之三官娘子真如海外三山令人神往真是寫一是二又有一手雙寫之妙

林太太鴛幃再戰

如意兒莖露獨嘗

詞曰

鳳髻金泥帶龍紋玉掌梳去來窓下笑來扶愛道
畫眉深淺入時無幾弄筆假人久描花試手初等
閒含笑問狂夫笑問歡情不減舊時麼

話說西門慶陪大舅飲酒至晚回家到次日荆都監早晨
騎馬來拜謝說道昨日見首意下來下官不勝欣喜足見
老翁愛厚費心之至實爲啣結難忘說畢茶湯兩換荆都
監起身因問雲大人到几時請俺們吃酒西門慶道近節

這兩日也是請不成直到正月間罷了送至大門上馬而去西門慶宰了一口鮮猪兩罈浙江酒一疋大紅絨金身員領一疋黑青粧花綜絲員領一百果領金餅謝宋御史就差春鴻拏帖兒送到察院去門吏人報進去宋御史喚至後所火房內賞茶吃等寫了回帖又賞了春鴻三錢銀子來見西門慶拆開觀看上寫着

兩次造擾華府悚愧殊甚今又辱承厚貺何以克當外令親荆子事已具本矣想已知悉連日渴仰丰標容當面悉使旋謹謝

侍生宋喬年拜

大錦衣西門先生大人門下

宋御史隨卽差人送了一百本曆日又是一百本總言來日雖多無益于事也

西門紙一口猪來回禮一日上司行下文書來令吳大舅本衙到在管事西門慶拜去就與吳大舅三十兩銀子四疋京段交他上下使用到二十四日封了印來家又備羊酒花紅軸文邀請親朋等吳大舅從衛中上任回來迎接到家擺大酒席與他作賀又是何千戶東京家眷到了西門慶寫月娘名字送茶過去到二十六日玉皇廟吳道官十二个道衆在家與李瓶兒念百日經整做法事百日矣死至此俱細也大吹大打各親朋都來送茶請吃齋供至

晚方散俱不在言表。至廿七日西門慶打發各家送禮。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傳夥計甘夥計韓道國賁第傳蔣本每家半口猪半腔羊一罈酒一包米一兩銀子院中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兒每人一套衣服三兩銀子吳月娘又與菴裡薛姑子打齋令來安兒送香油米麵銀錢去不在言表。看者試問其八字豈容易。平蓋道尺。後文也。竹爆千門萬戶家。七帖春勝處。七掛桃符西門慶燒了紙。又到于李瓶兒房裏前祭奠。祭畢置酒于後堂合家大小歡樂。手下家人小廝并了頭地婦都來磕頭。西門慶與吳月娘俱有手帕汗巾銀錢賞賜到次。

年新正月元旦。

所云重和蓋深幸天。地重明。靈和復震也。

西門慶早起冠冕。

大紅天地上燒了紙。吃了點心。騎馬就拜。巡按賀節去了。

月娘與眾婦人早起來施朱傅粉。插花插翠。錦裙綉襖。羅襪弓鞋。粧點妖嬈。打扮可喜。極力一描。易死期引也。都來月娘房裡

行禮。那平安兒與該日節級在門首接拜。帖上門簿。答應

往來官長士夫。玳安與王經穿着新衣裳。新靴新帽。在門

首。踢毬子。放炮。煇磕瓜子兒。通眾夥計主管。伺候見節者。

不計其數。都是陳敬濟一人。管待。因爲孝哥一哭。約晌午西門慶

往府縣拜了人。回來剛下馬。招宣府王三官兒。衣巾着來

拜到所上。拜了西門慶四双八拜。假子拜節。又爲孝哥一哭。然後請吳

月娘見西門慶請到後邊，與月娘見了出來，前所留坐，纔
拿起酒來，吃了一盞，只見何千戶來拜。西門慶就教陳敬
濟留待陪王三官兒。真女婿他便往捲棚內陪何千戶坐
去了。王三官吃了一回，告辭起身。陳敬濟送出大門上馬
而去。落後又是荆都監雲指揮喬大戶，皆絡繹而至。西門
慶待了一日，人已酒帶半酣。至晚，打發人去了，回到上房
歇了一夜。到次早，又出去賀節。至晚歸來，家中已有韓姨
夫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花子孫來拜。陳敬濟陪在所上
坐的。西門慶到了，見畢，兀從新擺上酒來，飲酒。韓姨夫與
花子孫隔門先去了，剩下伯爵希大常時節坐。不是光油

見不去，又撞見吳二舅來了，見了，又往後邊拜見。月
出來一處坐的，直吃到掌灯已後，方散。西門慶已吃的醉
酩大醉，送出伯爵，走到門首，衆人去了。西門慶見玳安在
旁，站立，捏了一把手。玳安就知其意，說道：「他屋裡沒人，這
西門慶就撞入他房內，老婆早已在門裡迎接進去。兩個
也無閑話，走到裡間，脫衣解帶，就幹起來。原來老婆好並
着腿，幹兩隻手，攤着只教西門慶攬他心子，那浪水熱上
一陣流出來，把床褥皆濕。西門慶龜頭蘸了藥，攬進去，兩
手扳着腰，只顧揉搓塵柄，盡入至根，不容毫髮。此白綾婦
人。睜目。睜目者叫口中只叫親爺。只叫言叫不那西門慶

第一奇書 七十八回 七

問他你小名叫甚麼說與我老婆道奴娘家姓葉然則綠肥紅瘦

也也排行五姐西門慶口中喃上吶上就叫葉五兒不絕那

老婆原來妳子出身又是如與賁四私通被拐出來私通二字

雙關各意占為妻子今年三十二歲甚麼事兒不知道口裡如

流水連叫親爺不絕情濃一泄如注西門慶扯出塵柄要

抹婦人攔住休抹等淫婦下去替你洗淨了罷又進金蓮一層西

門慶滿心欢喜婦人真个蹲下身于双手捧定那話吮

的乾七淨七絕繫上褲子又勝因問西門慶他怎的去恁

些時不來西門慶道我這里也盼他哩只怕京中你夏老

爹留住他使又與了老婆二三元銀子盤纏因說我待與

你一套衣服恐賁四知道不好意思不如與你些銀子兒

你自家治買罷開門送出來玳安又早在舖子裏應門等

候西門慶便往後邊去了看官聽說自古上梁不正則下

梁歪原來賁四老婆先與玳安有姦這玳安剛打發西門

慶進去了因傳夥計又沒在舖子裏上宿他與平安兒打

了兩大壺酒就在老婆屋裏吃到有二更時分平安在舖

子里歇了他就和老婆在屋裏睡了一宿有這等的事蝶

有月宿矣詩云雨後全無葉底花蜂蝶紛七過牆去也正是

滿眼風流滿眼迷 殘花可事濫如泥

拾琴暫息商陵操 惹得山禽遶樹啼

却說賁四老婆晚夕同玳安睡了因對他說我一時依了
爹只怕隔壁韓嫂兒傳驤的後邊知道也似韓夥計娘子
一時被你娘們說上几句羞人答己的怎好相見玳安道
如今家中除了俺大娘和五娘不言語別的不打緊俺大
娘倒也罷了只是五娘快出尖兒你依我節間買些甚麼
兒進去孝順俺大娘別的不希罕他平昔好吃蒸酥你買
一錢銀子菓餠蒸酥一盒好大些瓜子送進去這初九日
是俺五娘生日你再送些禮去我已再送一盒瓜子與俺
五娘管情就掩住許多口嘴是蝶兒這賁四老婆真个依
着玳安之言第二日趕西門慶不在家玳安就替他買了

盒子檮進月娘房中月娘便道是那裏的玳安道是賁四
嫂送與娘吃的月娘道他男子候又不在家那討個錢來
又交他費心連忙收了又回出一盒饅頭一盒菓子說上
覆他多謝了金蓮處那日西門慶拜人回家早又玉皇廟
吳道官來拜在廝上留坐吃酒剛打發吳道官去了西門
慶脫了衣服使玳安你騎了馬問声文嫂兒去俺爹今日
要來拜七太太看他怎約說玳安道爹不消去頭里文嫂
兒騎着駝子打門首過去了他說明日初四王三官兒起
身往東京與六黃公公磕頭去了三去而六來陽氣尽矣
陰七極衰陽猶小人太太說交爹初六日過去見節他那
敗而君子將進也

里伺候西門慶便道他真個這等說來玳安道莫不小的
敢說謊這西門慶就入後邊去了剛到上房坐下忽來安
兒來報大舅來了只見吳大舅冠冕着束着金帶進入後
堂先拜西門慶說道我吳鎧多蒙姐夫抬舉看顧又破費
姐夫多謝厚禮日昨姐夫下降我又不在家失迎今日敬
來與姐夫磕個頭兒恕我遲慢之罪說着磕下頭去西門
慶慌忙頂頭相還說道大舅恭喜至親何必計較拜畢月
娘出來與他哥磕頭慌的大舅忙還半禮說道姐上兩禮
兒罷哥已嫂上不識好及常來接害你兩口兒你哥老了
言罷香頭罷月娘道一時有不到處望哥就帶便了吳大

舅道姐上沒的說累你兩口兒還少哩拜畢西門慶與吳
大舅坐說道這咱晚了料大舅也不拜人了寬了衣裳咱
房裡坐罷不想孟玉樓與潘金蓮兩個都在屋裡情事
見喚吳大舅進來連忙走出來與大舅磕頭磕了頭還往
各人房裡去了西門慶讓大舅房內坐的騎火盆安放桌
兒情景擺上菜兒來小玉七簫都來與大舅磕頭月娘用
小金錢鍾兒斟酒遞與大舅西門慶主位相陪吳大舅讓
道姐上你也來坐的月娘道我就來又往裡間房內拿出
數樣配酒的菓菜來飲酒之間此處將大舅極力一親密
不嫌唐突西門慶便問大舅的公事都停當了吳大舅道家姐

夫抬舉衛中任便到了上京人專倒也都周給的七八只
有屯所裡未曾去到到任明日是个好日期衛中開了印
來家整理些盒子須得抬到屯所裡到任行牌拘將那屯
頭來參見分付分付前官丁大人壞了事情已被巡撫候
爺參劾去了如今我接管承行須要振刷在冊花戶警
屯頭務要把這舊管新增開報明白到明日秋糧夏稅總
好下屯徵收西門慶道通共約有多少屯田與大舅道太
祖舊例為養兵省轉輸之勞總立下這屯田祖宗立法如
此深心乃為
地干古痛恨那時只是上納秋糧後吃宰相王安石立清
苗法增上這夏稅民命又為替輩
試手千古痛恨而今這濟州管內除了

地這五場港隘通共二萬七千頃屯地每頃秋稅夏稅
徵收一兩八錢不上五百兩銀子到年終總領銷了往東
平府交納轉行招商以備軍糧馬草作用西門慶又問這
有羨餘之利吳大舅道雖故還有些拋零人戶不在冊者
鄉民頑滑若十分徵緊了等秤斛斗重恐盡口致起公論
西門慶道若是多寡有些見也罷難道說全徵吳大舅道
不瞞姐夫說若會管此屯見一年也有百十兩銀子到年
終人戶們還有些鷄鶩豚酒相送那今是各人取覓不在
數內的只是多賴姐夫力量扶持我轉語西門慶道得勾你
老人家攪給也盡我一點之心說了同月娘也走來旁邊

倍坐三人飲酒到掌灯已後吳大舅總起身去了西門慶
就在金蓮房中歇了一夜到次日早往衙門中開印陞所
盡即發放公事先是雲理守家發帖兒初五日請西門慶
并合衛官員吃慶官酒一路匆匆總寫結煞人寫婦路次日何千戶娘子
藍氏下帖兒初六日請月娘姊妹相會且說那日西門慶
同應伯爵吳大舅三人起身到雲理守家原來旁边又典
了人家一所房子三間客位內擺酒叫了一起吹打鼓樂
迎接都有桌面吃至晚夕來家已不到次日寫心事月娘
往何千戶家吃酒去了西門慶打選文帽齊整騎馬帶眼
紗紙安琴童跟隨午後時分逕來王招宣府中拜節

官兒不在送進些兒去文嫂兒又早在那里接了帖兒連
忙報與林太太說出來請老爹後邊坐轉過大所到于後
邊掀起明簾只見裏邊氈毼匝地簾幙垂紅作者有何憤恨而使其情
家掃地也少頃林氏穿着大紅通袖袍兒珠翠盈頭與西門慶
見畢禮教留坐符茶分付大官把馬牽于後槽喂着茶罷
讓西門慶寬衣房內坐說道小兒從初四日往東京與他
叔岳父六黃太尉磕頭去了只過了元宵總來西門慶一
回喚玳安脫去上蓋裡邊穿着白綾襖子天青飛魚襲衣
十分綽耀生平得意之衣婦人房裏安放桌席須臾了鬟拿酒菜
上來杯盤羅列肴饌堆盈酒泛金波茶烹玉蕊婦人玉手

傳杯秋波送意猜枚擲骰笑語烘春話良久意洽清濃不
多時目邪心蕩看七日落黃昏又早高燒銀燭玳安琴童
自有文嫂兒管待細三官兒娘子另是一所屋裡居住細
自有了鬟養娘伏侍等閑不過這邇來婦人又倒扣角門
此處仍拔角門何等深細僮僕誰敢擅入酒酣之際兩個共入裡間房
內裡間掀開綉帳先掀閉上窓戶後開輕剔銀釭再剔
掩朱戶方掩門四句情事妙絕看他入裡間房內已情不
又下床則見窓猶未開順手開窓去剔殘灯乃又想起未
曾開門于是開門洗牝忽上床而男子則先已解衣上
床也一時男子則解衣就寢婦人即洗牝上床枕設寶花
情景如回被翻紅浪原來西門慶帶了淫器包兒來安小鬟應戰這

早把梵僧藥用酒吃在腹中那話上使着双托子在
被窩中架起婦人兩股縱塵柄入牝中舉腰展力一陣款
騰鼓搗連声响亮是有心婦人在下沒口吐連七如流水
沒口二字從在下二字出在下沒口四字又在一陣連聲
中出而連聲又在一陣中出一陣又在幸腰展力中出也
正是招海旌幢秋色裏擊天鼙鼓月明中但見

迷魂陣擺攝魄旗開迷魂陣上閃出一員酒金剛色麤
王能爭貫戰攝魂旗下擁一個粉骷髏花狐狸百媚千
嬌這陣上撲蓼七鼓震春雷那陣上開揆七麝蘭馥麝
這陣上復溶七被翻紅浪精神健那陣上刷刺七帳控
銀鉤情意牽這一个意展七二十四解任徘徊那一个

忽刺七一十八滾難揮北關良久汗浸七釵橫髮亂戰
多時喘吁七枕側衾歪頃刻間腫眉騰眼霎時下肉綻
皮開一路用戰爭語極力一醜招宜又非如王六兒賦中殺語也
正是几番鏖戰貧
淫婦不是今番這一遭

當下西門慶就在這婆娘心口與陰戶燒了兩炷香許下
明日家中擺酒使人請他同三官兒娘子去看灯耍子
三官娘子這婦人一段身心已被他拴縛定了于是滿口應承
都去西門慶滿心欢喜起來與他留連痛飲至二更時分
把馬從後門牽出作別回家正是

盡日思君倚西窗

相逢不恰又頻留

刻郎莫謂桃花老

恨把輕紅逐水流

西門慶到家有平安攔門稟說今日有薛公公家差人送
請帖兒接手是雪林空可想請爹早往門外皇庄看春又是雲二叔
家送了五个帖兒請五位娘吃節酒西門慶听了進入月
娘房來只見孟玉樓潘金蓮都在房內坐的月娘從何干
戶家赴了席來家正坐着說話見西門慶進來連忙道了
萬福因問你今日往那裡這咱終來西門慶沒得說只說
我在應二哥家留坐月娘便說起今日何干戶家酒席上
事原來何干戶娘子年还小哩今年纔十八歲生的灯土
人兒也似一表人物好標致知个博古見我去恰似會了

几遍好不喜洽嫁了何太公又見一筆光景又見房裡到使者

四个丫頭两个養娘兩房家人媳婦西門慶道他是內府

生活所藍太監姪女兒嫁與他陪了好少錢兒又見月娘

道明日雲縣計家又見請俺每吃節酒送了五个帖兒來端

的去不去西門慶說他既請你每都去走走罷月娘道留

雪姐在家罷又是只怕大節又是一時有个人客闖將來他

每沒處搗搗西門慶道也罷留雪姐在家裡你每四个去

罷明日薛太監請我看春我也懶待去這兩日漸七春氣發也

怎的絕只害這腰腿疼月娘道你腰腿疼只怕是痰火悶在

尿管討兩服藥吃不是只顧挨着怎的西門慶道不妨事

由他一發過了這兩日吃心淨些二因和月娘計較到明日

灯節咱少不得置席酒兒請七向大人娘子連周守備娘

子荆南岡娘子張親家母雲二哥娘子連王三官兒母親

和太姑子崔親家母這幾位都會也也只在十二三掛起

灯來还叫王皇親家那起小厮扮戲耍一日去年還有賁

四在家扎几架烟火放今年他東京去了只顧不見來却

叫誰人看着桂那金蓮在旁插口道賁四去了他娘子兒

扎也是一般尖極不知如何出口便是一這西門慶就聽

了金蓮道這小淫婦兒三句話就說下道兒去了那月

娘玉樓也不採顧就罷了因說道那王三官兒娘咱每與

第一奇書 七十八回 十五

他沒會過人生面不熟怎麼好請他只怕他也不肯來西門慶道他既認我做親咱送个帖兒與他來不來隨他就是了月娘又道我明日不往雲家去罷懷着个臨月身子只管往人家撞來撞去的交人家唇齒玉樓道怕怎的你身子懷的又不顯怕还不是這個月的孩子不妨事大節下白恁散心去走走兒絕好又點說畢西門慶吃了茶就往後邊孫雪娥房裡去了那潘金蓮見他往雪娥房中去孝哥叫了大姐也就往前邊去了西門慶到于雪娥房中交他打搥捏身上捏了半夜一宿晚景題過又一到雪中夫瓶死再去而西到次日早晨只見應伯爵走來對西門慶

說昨日雲二嫂送了个帖兒今日請房下陪衆嫂子坐家中舊時有几件衣服兒都倒塌了大正月不穿件好衣服惹的人家笑話敢來上裏嫂子有上蓋衣服借約兩套兒頭面簪環借約几件兒交他穿戴了去西門慶令王經你裡邊對你大娘說去伯爵道應實在外邊拏着毡包并盒兒裡哥七累你拿進去就包出來罷那王經接毡包進去良久抱出來交與應實說道裡面兩套上色段子織金衣服大小五件頭面一双環兒應實拿的去了西門慶陪伯爵吃茶說道今日薛內相又請我門外看春怎麼得工夫去吳親家廟裏又送帖兒初九日年例打醮也是去不成

叫小婿去罷了。這兩日不知酒多了也怎的，只害腰疼懶待動。且伯爵道：哥，你还是酒之過，濕痰流注在這下部也。還該忌忌。西門慶道：這節間到人家，誰肯輕放？你怎麼忌的住？正說着，只見玳安捧進盒兒來，說道：何老爹家差人送請帖兒來，初九日請吃節酒。西門慶道：早是你看着人家來請，你怎不去？于是看盒兒內放着三個請帖兒：一個雙紅，盒兒寫着大寅丈四泉翁老先生大人；一個寫大，都闔吳老先生大人；一個寫着大鄉望應老先生大人。俱是侍教生何永壽頓首拜。玳安說：他說不認的，叫咱這裏轉送上兒去。伯爵一見便說：這個却怎樣兒的？我還沒送禮兒去，與他怎好去西門慶道：我這裏替你封上分帖。禮兒，兒你差應寶早送去，就是了一面令王經你封二錢銀子，一方手帕寫你應二爹名字與你應二爹，因說你把這請帖兒補了去省的。我又叫人送只把吳大舅的差來安兒送去了。須臾王經封了帕禮，遞與伯爵。伯爵打恭說道：又多謝哥，我後日早來會你。自一同起身說畢，作辭去了。午間吳月娘等打扮停當，一頂大轎，三頂小轎，後面又帶着來爵媳婦兒惠元。必用惠元言元宵陰晦月被雲遮也收疊衣服一頂小轎兒，四名排軍，喝道，琴童春鴻棋童來安四個跟隨，往雲指揮家來吃酒。正是

翠眉雲鬢画中人

嫵娜宮腰迴出塵

天上嫦娥元有種

嬌羞釀出十分春

不說月娘眾人吃酒去了且說西門慶分付大門上平安
兒隨問甚麼人只說我不在有帖兒接了就是了那平安
經過一遭那里再敢離了左右只在門首坐的但有人客
來望只問不在家西門慶因害腿疼猛然想起任醫官與
他延壽丹此時求壽遲矣用人乳吃于是來到李瓶兒房中叫如
意兒擠乳那如意兒節間打扮着連忙擠乳打發吃了藥
西門慶就圍爐坐的叫迎春拿菜兒篩酒來吃迎春打發
了就走過隔壁和春梅下棋去了要茶要水自有如意兒

打發西門慶見了鬢不在屋裡就在炕上斜靠看扯開褲
子露出那話來叫他用口吮咂一面斟酒自飲因呼道章
四兒我的兒你用心替達達晒我到明日尋出件好粧花
冠子比甲兒來你正月十二日穿老婆道看爹可伶兒咂
弄勾一頓飯時西門慶道我兒我心裡要在你身上燒炷
香兒老婆道隨爹揀着燒西門慶令他闕上房門把裙褲
脫了仰臥在炕上西門慶袖內還有燒林氏剩下的三個
燒酒浸的香馬兒撒去他抹胸兒一個坐在他心口內一
個坐在他小肚子底下一個安在他毯蓋子上用安息香
一齊點着那話下邊便插進牝中低着頭看着拽只顧沒

稜露腦往來送進不已又取過鏡臺來傍邊照看愈出愈

空須與那香燒到肉根前婦人蹙眉齧齒忍其疼痛口里

頭声柔語哼成一塊一塊者言兩樣哼沒口子叫達七爹

爹罷了我了好難忍也西門慶便叫道章四兒淫婦你是

誰的老婆婦人道我是爹的老婆西門慶教與他你說是

熊旺的老婆今日屬了我的親達七了特為後文諸那婦

人回應道淫婦原是熊旺的老婆今日屬了我的親達七

了西門慶又問道我會合不會婦人道達七會合秘兩個

淫声艷語無般言語不說出來西門慶那話粗大撐的婦

人上肅心往來出人帶的花心紅如鸚鵡舌黑似蝙蝠

如狗眼可愛鏡中西門慶于是把他兩股扳泡在懷內那

本交匪兩相迎湊筆力那話盡沒至根不容毫髮婦人瞪

目失声淫水流下西門慶精濃樂極精逸如湧泉正是

不知已透春消息 但覺形骸骨節鏗

西門慶燒了老婆身上三處香開門尋了一件玄色段子

绣花被甲兒與他至晚月娘眾人來家對西門慶說原來

雲二嫂也懷下大身子俺兩個今日酒席上都遞了酒

說過到明日兩家若分与是一男一女兩家結親做

親家若都是男子同堂攻書若是女兒拜做姐妹一處做

針指來往親戚要了應二嫂做保證可笑月娘顛西門慶

听的笑了言休饒舌到第二日却是潘金蓮壽日玉樓生金蓮生日作者應恨與奸邪共生也西門慶早起往衙門中去了感付小厮每拾出灯來收拾揩抹乾淨各處張掛叫來興買鮮菓小優晚夕上壽潘金蓮早晨打扮出來花粧粉抹翠袖朱唇走來大所上看見玳安與琴童站在高檯上掛灯因笑嘻上說道我道是誰在這里原來是你每掛灯哩琴童道今日是五娘上壽爹分付叫俺每掛了灯明日娘生日好擺酒晚夕小的每與娘磕頭娘已定賞俺每哩婦人道要打便有要賞可沒有琴童道爺嗒娘怎的沒打不說話行動只把打放在頭里小的每是娘的兒女娘看顧看顧兒

便好如何只說打起來婦人道賊因別要說嘴你好生仔細掛那灯沒的例兒捨兒的拏不牢吊將下來前日年里爲雀本來說你爹大白日里不見了險了險放了一頓打沒曾打這遭兒可打的成了琴童道娘只說破話小的命兒薄上的又說小的又是那琴童之續玳安道娘也會打听這個話兒娘怎得知有婦人道宮外有株松宮內有口鐘上的声兒樹的影兒我怎麼有個不知道的昨日可是你爹對你大娘說去年有賁四在家還扎了几架烟火放今年他不在家就没人會扎吃我說了兩句他不在家左右有他老婆會扎教他扎不是玳安道娘說的甚麼話一個夥

計家那里有此事婦人道甚麼話檀木靴有此事真個的
画一道兒只怕合過界兒去了琴童道娘也休听人說只
怕賁四來家知道婦人道可不瞞那傻王入哩我只說那
王八也是明王八照王怪不的他往東京去的放心丟下
老婆在家料莫他也不肯把毬閑着妙卿之所以如此者
想亦不肯閑着也
賊囚根子們別要說嘴打夥兒替你爹做牽頭勾引上了
這兒你每好箇躡狗尾兒說的是也不是敢說我知道真
道賊淫婦買祇來與我也罷了又送蒸酥與他大娘另外
又送一大盆瓜子兒與我要買住我的嘴頭子他是會弄
漢兒我就猜沒別人就知道是祇安兒這賊囚根了替他

鋪謀定計祇安道娘屈殺小的小的一平白管他這勾當怎
的小的等閑也不往他屋裡去娘也少听韓回子老婆說
話他兩個爲孩子好不嚷亂常言西女好不能勾要友登時
就房倒壓不殺人舌頭倒壓殺人一听者有不听者無論起
來賁四娘子爲人和氣在咱門首住住着家中大小沒曾惡
識了一個人誰人不在他屋裡計茶吃莫不都養着倒沒
放處心金蓮道我見那水眼淫婦殺着个靴子像个半頭
磚兒也是的把那水濟七眼擠着七八拏杓兒好个怪
淫婦他和那韓道國老婆那長大拌瓜淫婦我不知怎的
掐了眼兒不付見他點水正說着只見小玉走來說俺娘

請王娘潘姥上來了要轎子錢哩金蓮道我在這里站着
他從多咱進去了琴童道姥打夾道里進去的一來的
轎子該他六分銀子金蓮道我那得銀子來人家來怎不
帶轎子錢兒走一面走到後邊見了他娘只顧不與他轎
子錢只說沒有金蓮當家故也月娘道你與姥七一錢銀子寫帳
就是了金蓮道我是不惹他上的銀子都有數兒只教我
買東西沒教我打發轎子錢坐了一回大眼看小眼外邊
抬轎的催着要去玉樓見不是事向袖中拿出一錢銀子
來打發抬轎的去了寫不孝者總不一時六姑子二姑子
大師父來了月娘擺茶吃了潘姥歸到前邊他女兒房

內來被金蓮儘力救落了一頓說道你沒轎子錢誰叫你
來怎出醜副劃的叫人家小看潘姥七道姐七你沒與我
一錢兒老身那討一錢兒來哭盡天下好容易調辦了這
分禮兒來哭盡天下婦人道指望問我要錢我那里討个
錢兒與你七看七个窟窿到有八个眼兒等着在這里今
後你看有轎子錢便來他家來沒轎子錢別要來料他家
也沒少你這個窮親戚休要做打嘴的獻世包關王賣豆
腐人硬貨不硬然則以其我又听不上人家那等秘声額
氣前日爲你去了和人家大嚷大鬧的你知道也怎的冤
旁說駑糞毬兒面前光却不知裡面受恹惶几句說的潘姥
第一奇書 七十八回 二十二

上鳴七咽七哭起來了春梅道娘今日怎的只顧說起姥
上來了一面安撫老人家在里邊炕上坐的連忙點了盞
茶與他吃潘姥上氣的在炕上睡了一覺竟其藥武大之
惡不是過也
只見後邊請吃飯總起來往後邊去了西門慶從衙門中
來家正在上房擺飯忽有玳安拏進帖兒來說荆老爹陞
了東南統制來拜爹西門慶見帖兒上寫新陞東南統制
兼督漕運總兵官荆忠頓首拜荆如
此慌的西門慶連
忙穿衣冠帶迎接出來只見荆總制荆忠穿着大紅其蟒補服
渾金帶進來後面跟着許多僚屬僚屬一面讓至大廳上
叙礼畢分賓主而坐茶湯上來荆總制說道前日陞官勅

書總到还未上任逕來拜謝老翁西門慶道老總兵榮擢
恭喜大才必有大用自然之道吾輩亦有光矣容當拜賀
一面請寬尊服少坐一飯即令左右放桌兒荆統制再三
致謝道學生奉告老翁一家尚未拜還有許多薄冗容日
再來請教罷便要起身西門慶那里肯放隨令左右上來
寬去衣服登時打抹春臺收拾酒菓上來獸炭頻燒煖簾
低放金壺斟玉液翠盞貯羊羔經斟上酒來只見鄭春王
相兩個小優兒來到扒在面前磕頭西門慶道你兩個如
何這咱總來問鄭春那一個判甚名字鄭春道他喚王相
是王桂的兄弟西門慶即令擊樂器上來彈唱須臾兩備

小優歌唱了一套舞景融和左右拿土兩盤擗合盃點心
飯兩瓶酒打發馬上人等荆統制道這等就不是了學生
叨擾下人又蒙賜饌何以克當即令上來盪頭西門慶道
一二日房下還要潔誠請尊正老夫人賞灯一叙望乞下
降在座者惟老夫人張親家夫人同僚何天泉夫人還有
兩位舍親再無他人荆統制道若老夫人尊榮到賤荆已
定趨赴又問起周老總兵怎的不見陞轉荆統制道我聞
得周菊軒也只在三月間有京榮之轉西門慶道這也罷
了坐不多時荆統制告辭起身西門慶送出大門看着直
馬喝道而去晚夕潘金蓮上壽後所小優彈唱過了酒

西門慶便起身往金蓮房中去了月娘帶着大娘子潘
女兒郁大姐兩個姑子在上房坐的飲酒潘金蓮便陪西
門慶在他房內從新又安排上酒來與西門慶梯已盪
盪頭落後潘姥上來了金蓮打發他李瓶兒這邊歇臥他
便陪着西門慶自在飲酒頑耍做一處可被如此却說潘姥上
到那邊屋里如意迎春讓他熱炕上坐着先是姥比看見
明間內靈前供擺着許多獅仙五老定勝卓席旁边掛着
他影因向前道了個問訊說道姐比好處生天去了一語
老人進來坐在炕上响如意見迎春道你娘勾了官人這
等費心追荐受這般大供養勾了他是有福的一語結果其女也

如意兒道前日娘的百日請燒七怎的不來門外花大姑
子和大姑子都在這里來十二个道士念經好不大吹大
打揚旛道場水火煉度晚上經去了潘姥七道幫年逼節
丟着个孩子在 家我來家中没人所以就未曾來今日你
楊姑娘怎的不見如意兒道姥七還不知道楊姑娘老病
死了從年裡俺娘念經就沒來俺娘們都往北边與他上
祭去來潘姥七道可傷他大如我傷心我還不曉的他
老人家沒了嘖道今日怎的不見他說了一回如意兒道
姥七有鍾甜酒兒你老人家用些兒一面叫迎春姐你放
小桌兒在炕上篩甜酒與姥七吃盃不一時取到飲酒之

間婆子又題起李瓶兒來你娘好人有仁義的姐七熱心

腸兒反襯我但來這里沒曾把我老娘當外人看承反襯

一到就是熱茶熱水與我吃還只恨我不吃夜間和我坐

着說話兒我臨家去好又包些甚麼兒與我拏了去再不

曾空了我哭尺父不瞞你姐七每說我身上穿的這披襖

兒还是你娘與我的傷心正經我那冤家牛分折針兒也

迸不出來與我金蓮我老身不打証語阿彌陀佛水米不

打牙他若肯與我一個錢兒我滴了眼睛在地其母又你

娘與了我些甚麼兒他还說我小眼薄皮愛人家的東西

金蓮又想今日為轎子錢你大管家拏着銀子就替老身

出几分便怎的咬定牙兒只說沒有金蓮又倒教後邊西

房裡姐七拿出一錢銀子來打發抬轎的去了反觀得歸

到屋裡還救落了我一頓到明日有轎子錢便叫我來沒

轎子錢休叫我上門走我這去了不來了明說來到這里

沒的受他的氣隨他去有天下人心狠不似俺這短壽命

罵絕矣一姐七你每听着我說老身若死了他到明日不

聽人說還不知怎麼收成結果哩後文想着你從七歲沒

了老子我怎的守你到如今從小兒交你做針指往余秀

才家上女學去替你怎麼纏手縛脚兒的哭盡父母心你天生

就是這等聰明伶俐到得這步田地天下為父母者他把

如意兒打去不看一眼兒不知是淚是血天下有父母者能不看此一眼乎

如意兒打去不看一眼兒不知是淚是血天下有父母者能不看此一眼乎

如意兒打去不看一眼兒不知是淚是血天下有父母者能不看此一眼乎

如意兒打去不看一眼兒不知是淚是血天下有父母者能不看此一眼乎

如意兒打去不看一眼兒不知是淚是血天下有父母者能不看此一眼乎

如意兒打去不看一眼兒不知是淚是血天下有父母者能不看此一眼乎

如意兒打去不看一眼兒不知是淚是血天下有父母者能不看此一眼乎

如意兒打去不看一眼兒不知是淚是血天下有父母者能不看此一眼乎

如意兒打去不看一眼兒不知是淚是血天下有父母者能不看此一眼乎

如意兒打去不看一眼兒不知是淚是血天下有父母者能不看此一眼乎

迎春便挨着他坐，如意坐在右边炕頭上，潘媽也坐在當中，因問你爹和你娘睡了不曾。春梅道：「剛纔打發他兩個睡下了，我來這邊瞧他。」姓七有幾樣菜兒，一盞兒酒取過來，和姓七坐的。因央及綉春：「你那邊叫秋菊，搬了來，我已攆下了，綉春去了，不一時，秋菊用盃兒盪着菜兒，綉春提了一錫壺金華酒來，春梅分付秋菊：「你往房裏看去，若叫我來這裏對我說，秋菊去了。」擺酒在炕桌上，都是燒鴨、火腿、海味之類，堆滿春臺。綉春關上角門，走進在旁邊陪坐。於是篩上酒來，春梅先通了一鍾與潘媽，姓七然後造如意兒與迎春，春梅又將護衣襟兒，內每樣樣出，進與

眾人吃說道：「姓七，這個都是整菜，你用些兒，那婆子道我的姐，我老身吃，因說道：「就是你娘從來也沒費恁個心兒，管待我，管待兒，傷心。」姓七你倒有惜狐愛老的心，傷心。你到明日，管情一步好一步。後文不比俺那冤家沒了色。傷心語却今日早是姐，你看我來你家討冷飯吃來了，你下老實，那等狂我。春梅道：「姓七，罷你老人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俺娘是爭強，不伏弱的性兒，比不的六娘銀錢自有，春梅亦至死不放瓶兒。他本等手里沒有，你只說他不與你別人不知道，我知道，是卿知道，想俺爹雖是有的銀子，族

在屋里俺娘正眼兒也不看他的若遇着買花兒東西明
公正義問他要不要不恁瞞七藏七的教人看小了他怎麼張
着嘴兒說人原來他本沒錢姥七怪他就虧了他了莫不
我護他也要个公道如竟兒道錯怪了五娘自古親兒骨
肉五娘有錢不孝順姥七再與誰常言道要打看娘面于
朶桃花一樹兒生入骨三分到明日你老人家黃金入櫃五錢
他也沒个貼皮貼肉的親戚就如死了俺娘樣兒婆子道
我有今年沒明年知道今日死明日死我也不怪他春梅
兒婆子吃了兩鐘酒韶刀上來便叫迎春二姐你拿骰盆
兒來咱每擲个骰兒搶紅要子兒罷敵不一時取了四十
個骰兒的骰盆來春梅先與如意兒擲七了一回又與迎
春擲都是賭大鐘子你一盞我一鐘須臾竹葉穿心桃花
上臉把一錫瓶酒吃的罄淨迎春又拿上半罈麻姑酒來
也都吃了約莫到二更時分那潘姥七老人家熬不的又
早前靠後抑打起盹來方纔散了春梅便歸這邊來推了
推角門闔着進入院內只見秋菊正在明間板壁縫兒內
倚着春橙兒听他兩個在屋里行房怎的作聲喚口中呼
呀甚麼正所在熱鬧又虛寫不防春梅走到跟前向他腮頰
上儘力打了個耳刮子罵道賊少死的囚奴你平白在這
里听甚麼打的秋菊睜睜的說道我這里打盹誰听甚麼

來你就打我不想房內姥人聽見便問春梅他和誰說話
春梅道沒有人我使他閉門他不動于是替他撫過了秋
菊揉着眼關上房門春梅走到炕上摘頭睡了正是

鶻鷓有意留殘景

杜宇無情戀晚暉

一宿晚景題過次日潘金蓮生日有傳夥計廿夥計賁四
娘子崔本媳婦段大姐吳舜臣媳婦鄭三姐吳二妗子都
在這里西門慶約會吳大舅應伯爵整衣冠尊瞻視寫騎
馬喝道往何千戶家赴席那日也有許多官客四個囉的
一起雜耍周守備同席飲酒至晚回家就在前邊和如意
兒歇了到初十日發帖兒請眾官娘子吃酒月娘便向西

門慶說赴着十二日看燈酒把門處約孟大姨和俺大姐

也帶着請來坐坐省的叫他知道倘詩人不請他西門慶

道早是你說分付陳敬濟再寫兩個帖差琴童兒請去這

潘金蓮在旁聽着多心寫盡走到屋裏一面攬撥潘妗子

就要起身月娘道妗子你慌去怎的再消住一日見是前

金蓮道姐姐大正月裏他家理丟着孩子没人看叫他去

罷慌的月娘娶了兩個盆子點心茶食又與了他一錢轄

子錢管待打發去了金蓮因對着李嬌兒說他明日請他

有錢的大姨兒來看燈吃酒一個老行貨子觀眉觀眼的

不打發去了平白叫他在屋裏做甚麼待娶說是客人汲

好衣服身待要說是燒火的媽媽又不像倒沒的叫我

惹氣然則姓七乃金蓮之女矣西門慶使球去定是哥兩個請書兒往

格宣府一個請林太太一個請王三官兒娘子黃氏又使

他院中早叫李桂兒吳銀兒鄭愛月兒洪四兒四個唱的

李銘吳惠鄭春一個小優兒不想那日賁四從東京來家

梳洗頭臉打邊衣帽齊整來見西門慶磕頭遞上夏指揮

回書西門慶問道你如何這些時不來賁四具言在京感

冒打寒一節夏去而寒生矣明甚妙甚直到正月初一日終收拾起身

回來夏老爹多上覆老爹多承看顧西門慶照舊還把鑰匙

匙教與他管紙線舖另打開一間叫吳二舅開舖子賣紬

絹到明日松江貨船到都卸在獅子街房內同來保發

天下意料且叫賁四叫花兒匠在家僱造兩架烟火此後

烟火蓋尚有填刻繁華十二日要放與堂客看只見應伯爵領了李

三見西門慶先道外日承携之事坐下吃畢茶方纔說起

李三哥今有二宗買賣與你說你做不做西門慶道甚麼

買賣李三道今東京行下文書天下十三省每省要幾萬

兩銀子的古器作者至此蓋欲直呼九原盡起古人而一哭之也嗚呼西門行亦當作古人矣筆力

俱從鎖鎖寫出咱這東平府坐派着二萬兩批文在巡按處还未

下來如今大街上張二官府破二百兩銀子幹這宗批要

做又點二官听謂候我看地看有一萬兩銀子尋小人會了二叔敬

來對老爹說老爹若做張二官府拿出五千兩來老爹拿出五千兩來兩家合着做這宗買賣左右沒人這邊是二叔和小人與黃四哥他那边還有兩個夥計二八分利錢未知老爹意下何如西門慶問道是甚麼古器李三道老爹還不知如今朝廷皇城內新蓋的長嶽改爲壽岳上面起蓋許多亭臺殿閣又建上清寶籙宮會真堂璇神殿又是安妃娘娘梳粧閣都用着這珍禽奇獸周彝商鼎漢篆秦爐宣王石鼓歷代銅鞮仙人掌承露盤并希世古董玩器擺設好不大大興工程好少錢糧西門慶聽了說道比是我與人家打聽而做不如我自家做了罷敢量我拏不出

這一二萬銀子來李三道得老爹全做又好不俺每就

着他那边了天下事何人可講爲甚對我而他人即可講也私處最易明左右這邊

叔和俺每兩個再沒人伯爵道哥家里再添個人兒不添

西門慶道到跟前再添上黃四替你們走跳就是了是五

情西門慶又問道批文在那里李三道还在巡按上邊沒

發下來哩西門慶道不打緊我差人寫封書封些禮問宋

松原討將來就是了李三道老爹若討去不可遲滯自古

兵貴神速先下米的先吃飯誠恐遲了行到府裏吃別人

家幹的去了西門慶笑道不怕他就行到府里我也這叫

宋松原拏回去得就是胡府尹我也認的于是留李三

爵同吃了飯約會我如今就寫書明日差小价去李三道
又一件宋老爹如今按院不在這里了從前日起身往
州府盤查去了西門慶道你明日就同小价往兗州府走
遭李三道不打緊等我去來回破五六日罷了西門死期如此迫促
老爹差那位官家等我會下有了書叫他往我那里歇候
明日同他好早起身西門慶道別人你宋老爹不認的他
常喜的是春鴻叫春鴻來爵見以屬自是主人爵兒又是時
故春鴻後兩個去罷于是叫他二人到面前會了李三獨敦義也
夕往他家宿歇伯爵道這等纏好事要早幹高材疾足者
先得之于是與李三吃畢飯告辭而去西門慶隨即叫喚

敬濟寫了書又封了十兩葉子黃金准買四五日內光在

書帕內與春鴻來爵二人分付路上仔細若討了批文即

便早來若是行到府里問你宋老爹討張票問府里要來

爵道爹不消分付小的曾在兗州答應過徐叅議小的知

道于是領了書札打在身邊迳往李三家去了不說十一

日十一來爵春鴻同李三早顧了長行頭口往兗州府去

了却說十二日西門慶家中請各堂客飲酒那日在家不

出門約下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四位晚夕來在

捲棚內賞燈飲酒又是賞燈一部王皇親家小廝從早晨

就挑了箱子來了等堂客到打銅鑼銅鼓迎接周守備娘

子有眼疾不得來

又是春梅守缺者

差人來回止是荆統制娘子

張團練娘子、雲指揮娘子并喬親家母、崔親家母、吳大姨、

孟大姨都先到了，只有何千戶娘子、王三官母親、林太太、

并王三官娘子不見到西門慶，便排軍玳安、琴童兒來回

催邀了兩三遍，又使文嫂兒催邀，午間只見林氏一頂大

轎一頂小轎跟了來，見了禮請西門慶拜見，問怎的三官

娘子不來，林氏道：小兒不在家中，沒人拜畢下來，止有何

千戶娘子，直到晌午半日，黃、氏不來，既使人請，疑不定，又是文字手平心，巧處也。來坐着四人大轎一個家人

媳婦坐小轎，跟隨排軍抬着衣箱，又是兩個青衣家人緊

拱着轎扛到二門裏，轎下轎前邊鼓樂吹打迎接，吳月娘

眾姊妹迎至儀門首，西門慶情七西廂房放下簾來偷

瞧見這藍氏年約不上二十歲，生長挑身材打扮的如

粉粧玉琢，頭上珠翠堆滿，鳳翹雙小身穿大紅通袖五彩

粧花四獸麒麟袍兒，繫着金鑲碧玉帶，下襯着花錦藍裙，

兩邊禁步叮噠，麝蘭鼻，宛是瓶兒見後身但見

儀容嬌媚，體態輕盈，姿性兒百伶百俐，身段兒不短不

長，細彎七兩道蛾眉，直侵入鬢，洞流七一雙鳳眼，來往

楚人，又是利嬌聲兒似轉日流，管嫩腰兒似弄風楊柳，

端的是綺羅隊裡生來，却厭豪華氣象，珠翠叢中長大，

那堪雅淡梳粧，開遍海棠花，也不問夜來多少飄殘楊

柳絮竟不知春意如何麗句二十分手韻又輕移蓮步
有蓋珠仙子之風流款款蹙湘裙似水月觀音之態度正
是比花花解語比玉玉生香

這西門慶不見則已一見魂飛天外魄喪九霄未曾體交
精魄先失少頃月娘等迎接進入後堂相見叙禮已畢請
西門慶拜見西門慶得了這一聲連忙整衣冠行礼恍若
瓊林玉樹臨凡神女巫巫山降下極寫一時躬身施禮心搖
目蕩不能禁止拜見畢下來月娘先請在捲棚內擺過花
然後大所吹打安席上坐各依次序當下林太太上嘯戲
記名最耐人思唱了兩摺下來之

桂姐吳銀兒鄭月兒洪四兒四個唱的上去彈唱燈詞西
門慶在捲棚內自有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李銘
吳惠鄭春三個小優兒彈唱餞酒不在下來大廳格子外
往裡觀覷極力一寫爲看官聽說明月不常圓彩雲容易
散樂極悲生否極泰來自然之理西門慶但知爭名奪利
縱意奢淫殊不知天道惡盈鬼錄來追死限臨頭點到晚
夕堂中點起燈來小優兒彈唱還未到起更時分西門慶
陪人坐的就在席上勦勦的打起睡來寫盡陪伯爵便行
令猜枚鬼混他說道哥你今日沒高興怎的只打睡西門
慶道我昨日沒曾睡不知怎的今日只是沒精神要打睡

只見四個唱的下來，伯爵叫洪四兒與鄭月兒兩個強唱。吳銀兒與李桂姐遞酒，正要在熱鬧處，忽玳安來報主太太與何老爹娘子起身了。一語驚醒睡魔西門慶就下席來，黑影裡走到二門裡，偷看他上轎。月娘眾人送出來，前邊天井內看放烟火。藍氏已換了大紅遍地金貂鼠皮襖。一皮襖襖若于氣藍氏又一皮襖。然則瓶是藍虛同勾影耳林太太是白綾襖兒貂鼠披風，帶着金釧玉珮，家人打燈籠簇擁上轎而去。這西門慶正是餓眼將穿，謔涎空，燕恨不的就要成雙。見藍氏去了，悄悄從夾道進來。當時沒巧不成，話姻緣會奏，可霎作怪。來爵兒媳婦見堂客去了，正從後山也歸來，開房門不想頂

頭撞見西門

沒處藏躲，原來西門慶見媳婦子生的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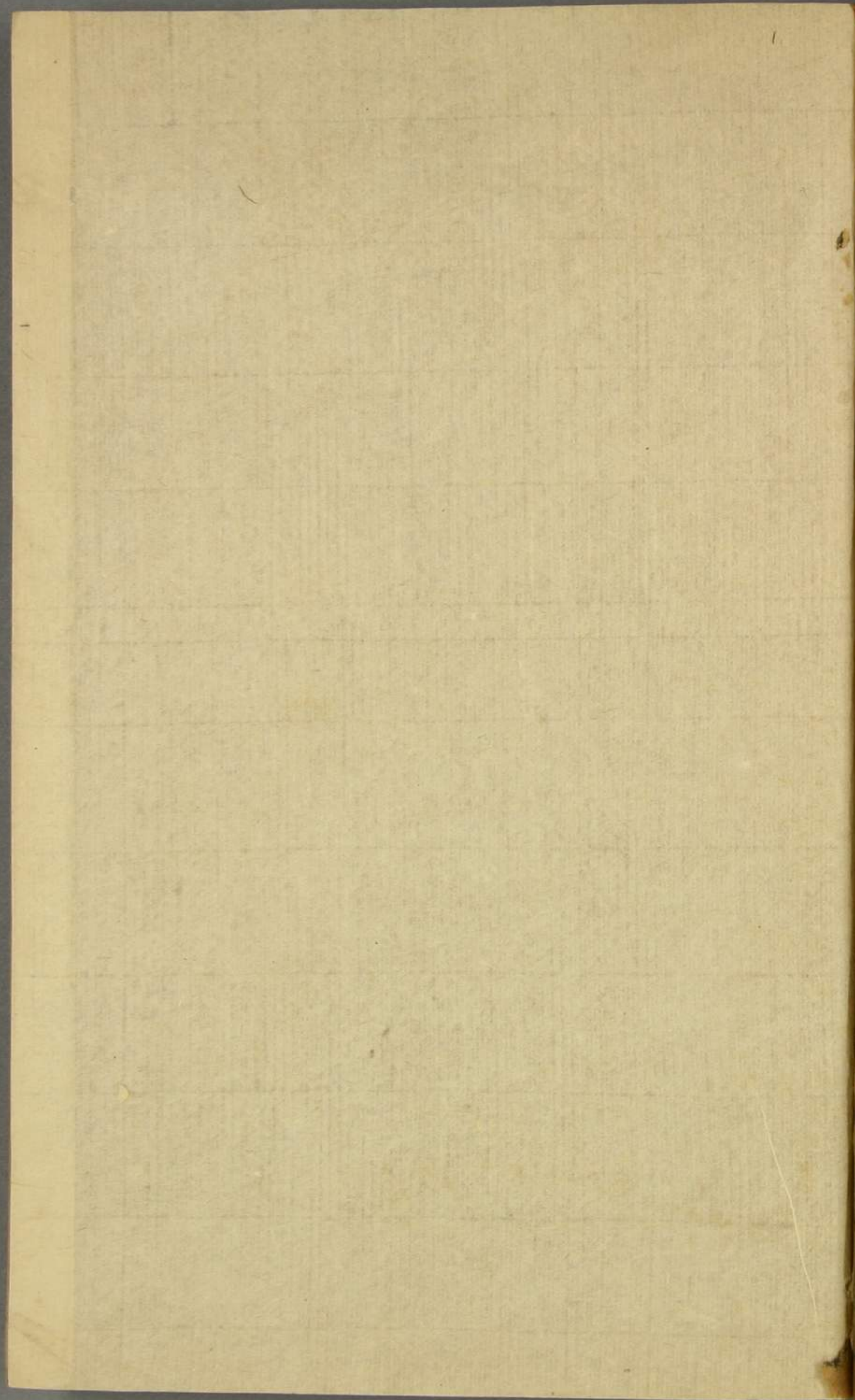
樣安心，已次雖然不及來，旺妻宋氏風流也頗克得過第

二百惟又為惠連逼照然則藍氏乃今日瓶兒惠元又今日之朱氏惠元為藍氏之替身宋氏豈非瓶兒之前車乎吾前言可知非謬作者至此猶雙靦點出也。于是捧着酒與兒女，同抱進他房

中，親嘴這老婆當初在王皇親家同是養主子被家人不忿，襲間打發出來。今日又撞着這個道路，如何不從了一面就遮舌頭在西門慶口中，兩個鮮衣褪褲，就按在炕沿子上，撥起腿來，被西門慶就聳了個盡情滿意。正是未曾得遇鴛鴦面，且把紅娘去解盤，有詩為証。

燈月交光浸玉壺

分得清光照綠珠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edge of the right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characters are partially obscured and difficult to read, but appear to b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cript.

